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麥高樂議員，C.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鄭海泉議員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J.P.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梁錦濠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缺席者：

劉皇發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陳偉業議員

何敏嘉議員

黃宜弘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劉國康先生

立法局副秘書陳念德先生

條例草案二讀

1993 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提出二讀的辯論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並繼續辯論 1993 年撥款條例草案。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提出的這份預算案，可說是近年來最受歡迎的，實在可喜可賀。這份預算案可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連旅遊業也史無前例地受惠。

通貨膨脹

然而，預算案有幾項問題值得關注，我會集中討論通脹問題。財政司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對通脹問題掉以輕心，但他總結時卻似乎指出對這問題依然苦無良策。

我們從各項研究知道本港的通脹並非「進口帶動」，而是「內部促成」的。我們獲悉這是因為本港經濟的本質由以製造業為基礎轉變為以服務為基礎。另一個原因是土地短缺，令住屋及其他房產價格高企。

現時本港服務的需求是如此龐大，以致儘管我們的服務效率存在一些問題和成本不斷上漲，它們依然被認為日漸增值。但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恐怕時間流走的速度比我們所察覺的快許多，而我們可能對這問題掉以輕心。

財政司提及勞工短缺的問題，但他的結論是尚未找到圓滿的解決方法。這已是我第五次在財政預算案辯論中就這問題發言。很抱歉，我須重覆相同的論點，因為這些論點能夠針對時弊，一如在一九八九年一樣。我讚賞當局引進僱員再培訓計劃，但這計劃推行需時，而即使所有失業人士完成再培訓，勞工短缺的問題依然存在。

我們需要一項明智地規管的計劃，讓足夠數量的輸入勞工擔任技術水平較低的工作，使本港工人可逐步擔任技術水平較高的職位，從而消除一些樽頸。這樣，本港工人因為技術較佳（因而工資較豐厚），加上透過消除勞工短缺對經濟增長造成的障礙，可享受較高的生活水準。政府應當借鑑新加坡，該國多年前已採取這種策略。

現在是適當時候，由政府耐心和努力去說服社會人士，為何某些經濟部份需要較靈活的政策。政府必須向那些反對有關計劃的人解釋，短期從較高加薪幅度得益的人，同時亦是受通脹打擊最大的一群。正如昨天在人力小組會議所指出，當局對失業和就業不足的統計數字出現嚴重混淆。我促請政府尋根究柢，向社會人士作出澄清，包括解釋不同行業的明顯錯配數字。

問題並非只限於通貨膨脹。假如本港要維持作為旅遊地點、國際企業的地區總部及商務中心的地位，我們要致力達致高水平的服務標準，此點同樣重要。我們要緊記，我們正與新加坡競爭，該國人口比本港少一半以上，但它採取的政策較本港靈活。

最後，我要清楚地申明，我並非建議無選擇性地為本港輸入勞工。現時輸入本港的外地勞工數目佔本港勞動人口不足 1%，若將輸入勞工的比率限制為勞動人口的 1% 至 2%，我認為對本港市民不會產生不良影響。要減低輸入勞工對本港房屋或醫療服務的影響，國際知名經濟學家 Alan WALTERS 爵士上星期所提出的建議或許值得我們探討。他建議本港可按日從中國輸入勞工。我亦重申政府必須支持其他紓緩勞工短缺的計劃，例如提高勞工參與率和整體生產力。

旅遊業

政府正視旅遊業是值得歡迎的好消息。我們深信此舉會鼓勵整個社會肯定該行業對本港經濟福祉所作的貢獻。一位前任財政司曾表示：「我們不需要遊客；他們只是一批背着行囊的旅客，於經濟無益。」這項錯誤觀念需時甚久才終得以消除。旅遊業是為本港賺取外匯的第三大行業，我很高興地指出，近期分析顯示，旅遊業於一九九一年為本港帶來 480 億元的收益，差點使其晉身第二位置，僅以些微差距屈居於電子業之後。

擴建後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將成為本港重要的資產，並且會鞏固本港作為亞洲重要商務及旅遊中心的地位。在一九九二年，有 28% 的旅客因為商務或參加會議而前來本港，這類旅客在本港逗留的時間比一般遊客長兩倍，而消費也較這些遊客高三倍。我促請政府盡速推行這項擴建計劃，並且展示「有志竟成」的效率，一直以來，這種精神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

對於財政司決定取消香水及化妝品的所謂暫徵稅，我表示歡迎。這項決定早應作出。這些貨品甚受遊客歡迎，也是遊客購買的主要物品。財政司並無提及批發稅亦令我鬆一口氣，因為際此通脹高企的時刻，此稅項並非是切合現實的措施。可是，機場稅卻仍維持在如此高的水平，我對此感到失望。

政府撥款予旅遊協會自置辦事處，足證其對本港旅遊業的前景信心日增。

話雖如此，然而，我須指出這種一筆過的撥款，斷不能取代妥善的撥款預算，使該會能進行市場推廣計劃以支持其整體目標。近年來，該會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率持續下降。鑑於高通脹及其他旅遊點的競爭，財政預算案對該會撥款的有限增幅實在令人感到失望，而且也不符實際情況。我會要求財政司承諾日後增加這方面的預算，以助該會進行長期規劃。

關於旅遊業的最後一點意見，是促進本港作為東亞的文化和藝術中心。過去 10 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只有 70 億元，有關藝術的經常性開支一直維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令人感到失望。鑑於當局近期公布了藝術政策諮詢文件，我希望這項政策可成為本局辯論的議題。

在區內的競爭能力

在爭取外國企業以本港為地區總部方面，我們保持競爭力的一個關鍵是本港的稅制，因此，我樂見政府繼續維持一個從源徵稅的低稅制。不過，對於財政司宣布有關版權費的徵稅，我必須表達我的深切關注。我贊同其見解，他必須迅速、堅定地採取行動，防止有人利用版權費的漏洞以獲得稅項寬減，然而，他建議的方法不單會打擊避稅活動，也會影響技術轉讓或其他知識產權轉移的合法付款，如此一來，對那些轉讓／轉移所徵取的稅率就遠超過區內競爭對手所徵取的稅率。我促請財政司就其建議三思，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致顧此失彼。

總結

主席先生，財政司已清晰地展示了其財政預算案所本着的目標。「盡量少干預和最大支持」顯然已取代「積極不干預」，但我相信，也希望，其訊息依然一樣。不過，本局一些議員及其他人士一直鼓吹政府採取較大干預的手法。

最近數星期，我們聽到有關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檢討本港效率已甚高的鐵路系統等建議。我懇請政府據理力爭反對此等干預性的建議。假如我們最終有一個窒礙經濟發展的官僚制度，它會剝奪政府賴以繼續改善港人生活質素所需的財力，對本港會是一件可悲的事。

雖然財政司表示銳意將政府開支保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20% 以下，我寧願他跟進總督於去年十月七日公布的積極「提高效率」工作。本港的公務員已是全世界其中一些最能幹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我們所有人對這些將會為我們提供服務至下世紀及以後的公務員信心十足，可是，我們仍須加倍努力去提高效率。很可惜，政府某些部門依然存在官僚障礙及決策緩慢的情況。我知悉效率促進組正就此問題進行研究，但我依然促請政府加強對小組的重視和支持。我亦知道許多部門辯稱人手短缺，以致未能提高效率，此點在某些方面可能真確，但各部門應研究簡化其辦事程序。例如：我想知道自總督去年十月七日宣布培養服務精神以來，政府廢除了多少份表格及文件。或許財政司及其他司級官員可於下星期向我們提交一份中期報告。此外，我察覺政府現時在推行部門私營化的工作上遭遇許多困難，但我希望財政司能保證在未來的歲月不會完全錯失私營化的機會。

主席先生，我們不要對現時就政治僵局會打擊經濟發展所表達的關注反應過敏，此點極其重要。社會人士把注意力放在本港的憲制問題上，掩蓋了政府計劃就經濟及社會問題要採取的多項積極行動。我們必須繼續推行總督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所宣布的工作計劃，這些計劃可望為本港帶來跨越一九九七年的經濟利益，並且成為本港未來的生產力的投資。基於本港以往的表現，區區預算赤字將不會出現，而相對於近年的龐大盈餘，不足以引起社會人士關注。

主席先生，總括而言，現時中國大陸佔本港貿易的 60%，相對於開放政策開始時僅佔 12%，本港與內地之間這種經濟上的互相倚賴關係是香港前途所繫的基礎。華南地區正

蓄勢待發作經濟起飛，勢將成爲第五條而又是最的龍，集中注意力於本港在這異乎尋常的增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成功，依然是港人前途的最佳路向。我們對中國現代化的經濟貢獻，依然是保障本港前途的最佳保險。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建東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要恭賀財政司擬備了一份出色的預算案。他肯定做了很多功課，多於任何一位以往財政司所做的，因爲他在各項預算案建議定案之前，曾長時間進行廣泛諮詢。雖然若干同事認爲預算案有些方面仍未能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我們亦須了解本港的財政資源是有限的，故在各項角逐撥款的要求上必須有緩急先後之分。整體來說，我認爲財政司這次的部署合理，能照顧到社會人士的期望。不過，我總覺得如果不是運氣好，他的工作可不會這麼容易辦妥。本港經濟預期會繼續非常強勁，因此政府的收入預計會與本港經濟同步增長。雖然我衷心期望本港經濟會繼續增長，但我必須問問政府，假使本港經濟苟非如此蓬勃，當局會準備甚麼應付的措施？

財政司顯然排除了透過間接稅來大幅擴大徵稅範圍的可能性。他已差不多打消了開徵銷售稅的念頭。透過大幅增加個人免稅額，他進一步減少爲數已是不多的薪俸稅繳納人的數目。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措施顯然都受人歡迎，但我想向政府及各位同事忠告一句，正如以往某位財政司在本局所說，本港大部份稅收都是來自一極小數的納稅人。因此，如果這些納稅人的盈利不理想，或者他們選擇把牟利的公司遷移海外，則可能嚴重影響政府的收入。我衷心希望萬一這情況真的出現，政府亦有對策的應急計劃。

環境好的時候，要增加開支總是容易的，但日後一旦有需要削減開支時，將會是非常痛苦和不受歡迎的。

若干同事批評政府制訂赤字預算，認爲這樣會耗用本港的儲備。我認爲這些批評全是誤導，因爲預計赤字的總額只佔預算收入的 2%，佔本港儲備不足 3%，實在微不足道。政府以往的紀錄，顯示當局總是低估收入和高估開支的。所以如果至一九九四年三月時發覺原來有龐大盈餘，亦沒有人會感到奇怪。本港政府已向中國承諾到一九九七年時，香港的儲備會不少於 250 億港元。即使財政預算案一如中期預測所載出現赤字，只要經濟不出現嚴重的衰退，我們亦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個承諾是可以兌現的。因此，我並不同意某些人說政府制訂赤字預算是負責任的做法。我反而覺得政府似乎將所有的計劃完全集中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時儲備的最後情況，這暗示對該日之後的情況並無計劃。雖然現政府不願在財經事務上替未來特區政府作保證是完全合情合理，但如一九九七年以後的事務欠缺預先計劃，亦肯定不利於本港的長遠利益。因此，我促請香港及中國政府作出一些適當安排，以便及早在主權移交日期前爲九七年以後的事務未雨綢繆。

我最後想談及的是修訂版權費課稅方法的建議。有些公司藉着向海外聯屬公司支付版權費來避稅，財政司認為這種明目張膽的伎倆須予杜絕，雖然我對他的努力表示讚許，但對他所採取的劃一處理手法卻表示關注。財政司所關注的那種避稅方法，顯然是涉及一些香港公司出售諸如商標等知識產權予其海外聯屬公司，然後再向該等公司購回有關版權，使所付的版權費在本港可全數從課稅收入中扣減，而有關聯屬公司亦只須就所收的版權費繳付 1.75% 的稅款。財政司因此建議規定有關海外聯屬公司須就所收的版權費繳足 17.5% 的利得稅。不過，財政司所採取的措施不單會打擊那些他認為採用出售後又回購安排的不法香港公司，亦會使那些完全因為商業理由而須向母公司繳付版權費，以換取在本港有權使用其專利、設計、科技及商標的跨國集團附屬公司加重稅務負擔。財政司有否詳細考慮這項新增的稅務成本對這種合法而非基於稅項原因而作出的版權費安排會有甚麼影響？財政司知否由於一些雙重稅條約，很多其他地方稅制中的最高相等預扣稅只是 10%，大大低於財政司建議的 17.5%？財政司有否考慮增加這稅項對本港的科技進口有何影響？財政司又有否仔細考慮到那些跨國集團會向本港多繳的稅項，是否會在外國悉數獲得課稅抵免？

我亦關注到財政司的修訂建議，如按照他在預算案中所述的方式實行，則可能會產生追溯性的影響。財政司表示新法例適用於「由一間聯屬公司支付或存入的有關款項」，而法例將由一九九三年三月四日起生效。這是否表示一間每六個月才向母公司支付或存入版權費的跨國集團附屬公司，必須就所付版權費的全數繳交 17.5% 的稅，而即使其中大部份是屬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四日前所累欠的亦不能例外？我建議這方面的任何法例在用字上必須非常審慎，以確保沒有追溯的成份。

最後，財政司在預算案中特別提及「使用知識產權須付的版權費」，以及稅務條例第 21A 條（雖沒有闡釋），但根據我對第 21A 條的分析，該條款包括兩類的付款。第一是包含第 15(1)(b)條所述，為在香港使用或有權使用某些專利、設計、商標、版權或類似的知識產權而付出的費用。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理解財政司在預算案中所宣布的就是這幾類費用。然而，第 21A 條的範圍亦包括第 15(1)(a)條所述，即為在香港展示或使用某些影片、錄音帶或任何錄音媒體或任何與上述有關的宣傳物料而付出的費用。我的第一項問題是，第 15(1)(a)條所述的這些費用是否亦須繳付一個較高的預扣稅？若是的話，那麼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財政司是否相信他的聲明已十分詳細清楚，足以使受影響的納稅人明白財政司所說的亦包括第 15(1)(a)條所指的費用？如在這方面出現任何疑問，而極受影響的納稅人是在法例實施時才首次得悉自己的稅務負擔已加重，這可能是在財政司作出宣布的多個月後，那麼他們定會感到不滿，而且不滿亦是有道理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文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天，在財政預算辯論的期間，香港正經歷着她命運當中一個極重要的關頭，中英的政制衝突已經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構成了嚴重的障礙，並且波及一些對香港本土極為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建設，例如機場核心工程、夾心階層居屋、九號貨櫃碼頭等，使這些建議不必要地抹上一層人為的政治色彩，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終損害了香港人的利益。

作為香港人，我們又再面對着無可奈何的處境。我們不能選擇歷史，也不能完全地主宰着自身的未來。即使在今天，當我們認真地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我深知，在立法局以外，在香港以外，有着一股更強大的力量，去影響着香港的前途，幸運或不幸，隨着中國領導人的一言一笑，要來就來，根本難以估計，這實在是香港人最大的悲哀。

即使如此，主席先生，我仍然有責任說出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我以為，預算案裏千頭萬緒，應當以人作為中心。預算案的目標就是要使更多的人，去分享繁榮的果實，去生活得更有尊嚴和幸福。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先從學童所受的教育開始說起。

在預算案的教育部份中，我最大的失望在於幼稚園教育。今年二月三日，立法局通過了資助幼稚園教育的決議。這個決議，財政司只執行了其中最為容易的部份，就是多撥 1,300 萬元去擴大學費減免計劃，而完全沒有執行直接資助幼稚園教師薪酬的計劃，去鼓勵教師受訓，挽救人才流失。在這裏，我要求財政司在答辯中明確回應，何時會執行立法局通過的資助幼師薪酬計劃，並且最終讓幼稚園教育納入資助範圍，讓所有年幼的學童，都能得到更高質素的幼稚園教育。

在預算案中，我第二個失望在於中小學的教學環境仍然沒有顯著的改善。在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中，曾有建議用 14 年將全港小學過渡至全日制。但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根本沒有撥款為小學全日制訂下一個過渡的時間表。政府估計，在未來 20 年，也不可能在小學全面實行全日制。主席先生，20 年是一代人的時間，意味着今天的小學生，他們的下一代仍然要就讀於半日制小學當中。想一想，實在荒謬，像一隻掉頭爬行的烏龜，永遠不能到達終點。

在中學方面，全面取消浮動班仍然遙遙無期。在教育界的壓力下，政府說會取消中一至中五的浮動班，但卻將部份浮動班，浮上預科班去。現時，全港有 1300 班預科，竟然有超過 1000 班，七成以上是浮動班。這就意味着每天最少有 30000 個學生，沒有自己的課室，拿着書包浮來浮去。更使人遺憾的是，政府基於財政理由，完全不準備更改在中學的浮動班政策。

在基礎教育之外，我建議政府積極考慮為未來的教育專上學院預留款項，興建一所獨立而設備齊全的校舍。現時的四所教育學院，無論地理環境，學校規模和基本設施，都遠遠落後於教育發展的需要。在這幾年來，教育學院收生不足，學生水平下降，流失率愈來愈高，已經使教育學院面臨着收生的危機。一個根本而積極的解決辦法，是未來的教育專上學院，在九七年另起爐灶，拋開原有校舍的限制，在新的獨立校舍裏，以學位課程與其他專上學院作競爭。

主席先生，在 100 萬學童以外，我所特別關注的，是夾心階層和生活在底層的無助者和不幸者。去年，我在預算案的辯論中，曾經指出夾心階層的壓力和痛苦，表面上，夾心階層擁有較好的收入，然而正因如此，既無資格申請居屋和公屋，又買不起私人樓宇，更要繳納重稅。每一年到交稅季節，就要為稅款張羅。一生人，傾盡所有，就是為了要買一層樓，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為甚麼社會對他們是那樣不公平？為甚麼他們的努力竟然得不到社會的回報？如果一個人，當他回顧的時候，竟然發覺一生的積蓄，就是為了稅款和樓價而奔波，一定會感到生命的荒謬和辛酸。

因此，我希望社會明白，夾心階層連同所有住在居屋和公屋的居民，都是高樓價和高地價的受害者。這 10 幾年來，無數人節衣縮食，降低生活質素，那些積聚下來的錢，全送到地產商那裏去，並且造就了一批一批的超級富豪，壟斷了香港的地產市場，讓全港市民變相地為他們打工。

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推出的中期夾心階層買樓計劃，以 20 億元去津貼 3000 個夾心階層，是一個沒有深思熟慮的，成本高而效益低的計劃，只製造一小數夾心階層的幸運兒，透過他們將 20 億元轉到地產商的荷包裏，使地產商成為最終的受益者，而整個夾心階層卻成為基層市民埋怨的代罪羔羊，無端端食了死貓。

要解決夾心階層居住問題，一個最根本的辦法，是政府額外增撥土地，興建更多的夾心階層居屋，以樓花的方式盡速賣給有需要的人。此外，更不應當將樓價與市值掛鉤，只需要在成本之上增加一定的合理利潤，讓政府可以在略有盈餘的情況下，繼續惠及更多夾心階層。主席先生，有人說這個辦法，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但我卻以為，與其以 20 億元，在高地價和高樓價政策之上，火上加油，不如老老實實，尋求遠水，立即興建更多樓宇，撲滅樓價的虛火繼續上升。何況，所謂遠水，不過是兩三年的光景，想一想日後要天長地久去供私人樓，不如多等兩三年夾心階層居屋，而無需立即擁有。

問題是，政府是否有勇氣和決心，冒着地產商的反對，毅然改變高地價和高樓價的政策。問題是，中英政府是否會合作，撇開政制的分歧和爭論，以民生為重，在土地委員會額外撥出土地，解決夾心階層居住之苦。主席先生，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個政府真正為人民做事，那個政府便贏得民心。在這裏，我誠懇的呼籲中英雙方將政治的對立和經濟的建設分離，將民主的爭論和民生的事務分開，不要讓市民蒙受不必要的損失，在生活上付出太大的犧牲。

主席先生，除學童和中產者以外，我特別要提出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無助者和不幸者。這幾十年來，香港社會整體上是富裕了，但在我們周圍，仍然有着各種各樣不幸的人們，被遺忘，被拋棄，被隔離在社會陰暗的角落。

這些不幸的人當中，有住在籠屋和街頭的老人，有近 20 萬的長期病患者，有弱智、弱能、肢體傷殘和精神病康復者。他們讓惡劣的環境，纏身的疾病和歧視的眼光，磨損着生存的意志。我們的社會，在走向富裕之後，有沒有給他們有力的援手，給他們希望和尊嚴呢？

主席先生，每一次我接受他們的請願，每一次我接觸到他們求助的眼神，我便會深深為我們緩慢而涼薄的社會服務而慚愧。每一年，預算案中對社會服務的撥款，都彷彿有着一定的增加，但是真正的缺陷是基數太低，而服務的範圍和對象卻愈來愈多，使我們的福利事業，帶着先天性的傷殘。我請求，政府全面地提高社會服務的資源，重新制訂資助政策，讓不幸的人，無助的人，得到人道的、起碼的關懷。

主席先生，最近一些屋邨的居民排斥弱智人士和精神病康復者融入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警號，使我們去反省，當一個社會富裕之後，人們正滋長着新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是強調個人奮鬥，而排斥弱小。在東頭村，一個憤怒的居民對我說，他反對弱智人士住在他樓下，理由是弱智人士摧毀了他的家園，因為他把一生的積蓄都用來裝修他的新居，如今一切美夢成空。主席先生，香港人的生活的確是很艱苦的，一個安穩的家，是得來不易的。然而，我們是否就可以用自己的夢想，去粉碎弱智人士生存的權利，去踐踏他們的尊嚴呢？

我們的社會，已經為經濟發展付出了代價，就是失去了我們傳統的守望相助，關懷弱小的情操。人們可以將錢損到遙遠的地方，去救助陌生的饑民。人們卻不願意去接納一些醫生證明是無礙的、不幸的人住在我們附近，讓他們融入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這就說明了我們的社會，不單社會福利殘缺，我們的社會心靈也是殘缺的。

因此，在我要結束講話之前，我又要重回我的老本行去。教育，無論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都是極為必需而又有價值的工作，它將使我們在富裕的社會中，仍然存留着人性中的關懷和互助，溫暖和尊重，這些優美而高尚的價值觀。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後，似乎大家都是稱讚的，但我自己和民協都覺得，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只是延續過往政府管理經濟的基本信念，著重於提高經濟效率，而忽略公平分配的原則，更有點對社會政策抱着藥石亂投的態度，卻未能正本清源，解決夾心階層人士的房屋困難，以及低下階層人士希望政府施予援手的需要。

在此，先讓本人闡述我與民協對社會和經濟政策的立場，我們同意市場經濟是香港邁向繁榮的主要因素，但政府在多年來所採取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也造就了不少不公平的經濟和社會現象，使大企業壟斷着不少行業，危害消費者的利益，另外，貧富懸殊在這幾年間越見嚴重，而政府卻仍抱殘守缺，在自由經濟的幌子下，不肯積極地解決低下階層面對的困難。對於經濟領域和公共事業存在的壟斷情況，政府亦未有決心解決由大財團控制的局面。在昨天的辯論，有些議員的論點仍未有為低下階層的福祉着想，他們認為改善福利是等於走向社會主義；改善社會政策，令低下階層得益，就是令香港的社會走向福利國家，但我們看一看香港現在的福利政策及社會政策，不但比不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遑論走向社會主義，恐怕這些標籤說話，只不過是阻止中下階層分享他們應得的經濟成果。不過我在這裏亦要提出警告，如果我們只是鼓勵或要求政府着重經濟的發展，而不理會進行各項社會福利事務的改革，那麼，這個經濟的成果，最終得益最大者亦只是財團而已。因此未來可以預見的是，我們的社會將會更趨向以利己為先的個人主義，現在，傳統關懷弱小、彼此相助的概念在香港已越來越少，究竟我們是否只希望下一代變成「搵錢機器」，對他人冷酷無情呢？我們東頭邨居民排斥弱能人士，究竟這態度，這做法是否偶然？會不會變成未來社會規律？你我都不能預見，但如果政府不願意在提高經濟生產力之餘，作出更多公平的社會改革，這種歧視老弱貧困的心態，將會繼續蠶食我們的社會，成為大部份人的價值觀。

首先，讓本人先談有關稅制上存有的不公平地方，政府一直強調「低稅率」和「簡單的標準稅率」，這對中下階層、夾心階層和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構成不利，直接造成分配不合理。財政司雖在新的財政年度增加個人免稅額和增加第二層的稅階，但不能在稅制上作更大刀闊斧的改革，又何能縮減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的差距呢？

所以，我與民協一直建議希望取消標準稅率，採取累進稅制的原則來修訂薪俸稅和公司利得稅制，並成立稅務委員會，全面檢討本港稅制。而個人入息免稅額方面，亦需增至 72,000 元，這增加幅度是根據九零年開始通貨膨脹上升而計算出來的，俾使更多低收入人士逃離稅網。

其次，我與民協亦很失望，在長期高通脹的情況下，財政司竟仍不制訂中長期的應對措施，令中下階層備受影響，亦嚴重削弱九七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在這些前提下，我們不得不向政府進言，希望政府考慮以下的反通脹政策，以制訂一個中期的五年反通脹目標，把通脹調低至每年 6%：

我可以提出七個建議給政府考慮：

- (1) 成立中央銀行，並以「反通脹為其主要職能」之一。
- (2) 將聯繫匯率取消，改以「一籃子」貨幣掛鈎制度取代，加強利率制度的反通脹能力，並且取消利率協議。
- (3) 增加土地供應，打擊炒樓，實施臨時或樓花「資產增值稅」，藉以減低樓價上升的壓力。
- (4) 加強勞工再培訓計劃，增強勞動生產力。
- (5) 控制政府整體開支，提高公務員的工作效率。
- (6) 引入「整體工資」政策，承認僱員和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在公平原則上減輕工資對通脹的壓力。
- (7) 控制公共事業加價，減低間接稅項的增加。

另外，政府在新機場計劃內，雖然在長遠來說，會促進香港的經濟競爭能力，從而惠及每個階層，然而，在興建期間，直接得益者將是參與興建的大地產商、大建築商、坐擁巨資的銀行集團、入口商和顧問公司等等。因此，我認為要求大企業能承擔基建的財政支出，並不過份，所以我在這裏建議政府對一些每年純利超過 5,000 萬元的公司抽取 2% 的附加稅，並將這附加稅的得益全部撥入基建的開支內，這會為政府帶來額外的 25 億元收益。

在其他社會政策方面，亦顯出政府對中下階層人士生活的苦況，未有積極予以援手，就以再培訓計劃為例，港府在擁有 200 多億元的豐裕財政盈餘下，只象徵式地撥出三億元作再培訓基金，便再也沒有負起任何因經濟轉型而令工人失業的責任。

根據教育統籌科官員在「九十年代人力資源報告」中預測，本港於九六年將會有近 84000 名工人，其教育程度只達小學或初中。這群人士的就業問題，在面對著日新月異的急速社會發展時，將會出現困難。他們將會不容易找到「再培訓計劃」來學習新知識及技能，以幫助謀生。根據民協的計算，每年需要政府再培訓就職的人士，將有二萬多人。財政預算案未有具體承諾每年都注資入再培訓基金，如只是今年才注資，無疑是杯水車薪的做法，我們覺得這項注資應作為經常性開支，並把注資額提高至四億元。

我與民協都強烈反對財政司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將造成香港高通脹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勞工不足，並藉以繼續施行大量輸入外地勞工的不合理政策。這樣我覺得本末倒置的政策，不但不能令本港更多的製造業工人面對失業或半失業的問題得到解決外，也會令再培訓計劃不能有效發展，而浪費社會資源。

在社會福利方面，我與民協亦認為政府的政策有欠缺妥善的地方，財政司雖表示進一步改善現行的公共援助制度，而將施行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亦使受助人士增加了收入，但如果要這些人尊嚴的生活下去，這個政策仍距離目標太遠。

根據國際認可的公援家庭生活開支的基本水平，個人基本金額應為不低於工資中位數的三份一，而兩人或以上家庭的基本金額為不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二份一。

根據推算，九三年九月的工資中位數為 7,481 元，即是說公援個人基本額應不低於 2,500 元，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單身老人標準金額為 1,550 元；成年人的標準金額為 895 元，與國際標準相差甚遠。因此，只要政府願意每年多撥出 7,000 萬元，就可以令單身老人擁有尊嚴地生活，可以探訪他區的親友，可以參與社區活動，可購置收音機，可閱讀報紙等等。換一句話說，這計劃完全不計算在其他範圍之內，而使他們能過正常而簡樸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應該的。另一方面，政府願意為夾心階層謀求解決房屋的困難，大方地撥出 20 億元協助他們，但同時，我們亦希望政府在改善其他低下階層的生活時，不要斤斤計較，漠視他們一同為香港締造經濟奇蹟的貢獻。

最後，在房屋方面，本人亦很失望，政府提出的房屋政策，只針對夾心階層，當政府受各方壓力為夾心階層謀出路時，有否考慮整體房屋政策仍存有不妥善的地方？目前，夾心階層的房屋困境，可能因政府的臨時措施而獲得一時的紓緩，但如果政府不積極面對樓價上升的後果，而只採取治標不治本的政策，那麼幾年後，又可能會有另外一批比現夾心階層收入更高的人士，面臨因負擔不起更高昂的樓價而需由政府協助。我想問，政府協助夾心階層供屋的需要，要協助到什麼時候？是否不斷的擴大下去？這正是本人擔心的問題。如果政府不尋求根治樓價的方法，解決高地價帶來的後遺症和考慮遏止炒風，那麼，房屋政策是沒有完全妥善解決的一天。另外，我與民協亦希望政府能為低下階層著想，解決籠屋人士的住屋問題和輪候公屋冊上 18 多萬住戶的房屋困難，本人誠切希望政府和房委會

能夠撤銷不合理的財政安排，例如放棄向房委會收取永久資本利息和分紅的措施，俾使房委會能有充裕的資金來進行房屋建設，並改善公屋的居住環境，使低下階層可盡快受到房屋上的照顧，和有合理的環境。假如這 100 年以來，我都是立法局議員的話，我相信這 100 年來，我對財政司的預算案會是投反對票的，因為每一年都是提出同樣的原則及同樣的價值觀。今年是第 101 年，麥高樂先生的財政預算相對於以前財政司的財政預算，對中下階層來說，我可以有一個評論，就是一個「比較闊佬的孤寒財主」，但總原則來說，仍然沒有大變動，所以財政司麥高樂未能說服我投他贊成的一票。

謹此陳辭。

夏永豪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政府九三至九四年度財政預算案在理念以至具體建議上，可說是力求平衡，能兼顧各方面的需要。至於財政司在事前曾廣泛地諮詢意見的做法，是很值得讚揚的，希望這點能成為日後編製財政預算案的必經程序。

關於赤字預算案，在社會上似乎引起了一些憂慮和批評。在我看來，一個溫和而具有理據的赤字預算案是可行的。港府的理財特色向來是保守謹慎，以致長期有盈餘，造成現時積聚了可觀儲備的現象。財政司其實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下個年度赤字預算的出發點，是利用創紀錄的財政盈餘，締造長久的經濟及社會利益。對於這個合乎經濟規律而又眼光放得較遠的取向，我是支持的。

回應社會上對赤字預算的反對聲音，經濟學者曾經指出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的：

- (1)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 48 個財政年度中，港府事實上共提出過 22 個赤字預算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間，更有連續 14 次用赤字預算來增加社會及基礎建設開支的紀錄。故此，下年度以 34 億元赤字預算來推動 10 大社會建設，實在不算是政策上的突變。
- (2) 戰後至今的港府赤字預算案雖多，結果卻往往是到結算時變為出現盈餘。這個特別的作風和現象，主要是基於謹慎的理財作風，時常高估開支，低估收入。下年度赤字數額不大，收入預算中也有多項屬低估的，再加上工務工程可能延誤的因素，預料下年度結算時出現盈餘的機會仍大。

作過一些整體性回應後，我想集中討論財政預算案中跟教育發展有關的地方。

就香港教育發展的進程來說，目前基本上是滿足了普及教育的要求，現在正步入一個尋求高質素教育的階段。今天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我們的下一代得到優良質素的學校教育呢？在影響教育質素的眾多因素中，教師的質素無疑佔舉足輕重的位置。去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公布的第五號報告書，以教師專業為主題，可說是掌握到香港教育發展的問題癥結

所在。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中若干主要而獲得廣泛支持的建議，例如增加教師人手，逐步改善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比例，改進教師培訓，以小學教師學位化為長遠目標等，都在來年度教育開支的分配中得到初步的落實，這是可喜的發展。

改良藍圖雖然帶來鼓舞作用，但認識香港教育現實的人所看見的卻有另一幅圖畫。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教師行業的吸引力愈見低落，畢業生縱使入了教師行業，但是流失率亦持續高企（過去三年，小學教師流失率維持在 9% 至 10% 之間，中學教師流失率則維持在 11% 至 12% 之間）。

面對教育學院招生不足和教師人手短缺這兩個互有相關的問題，政府目前的對策似乎有兩個傾向：(1)降低教育學院入學資格；(2)接受非標準學歷者通過某種評核方式後成為合資格的老師。這兩種可說是在現實壓力下的權宜措施。在最近幾個月來，在這方面的討論便引起劇烈的爭辯。其實，我們為甚麼不從積極的方面尋求解決辦法呢？例如：(1)如何吸引優良質素的畢業生接受培訓？(2)如何令教師在其專業中能安身立命，能夠發揮所長？

針對以上兩條問題，提高教師地位以及改善服務條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在競爭劇烈，求才若渴的香港社會，醫療補助、房屋津貼、退休保障等，逐漸成為僱員的標準附帶福利。津貼中小學的教師，在多方面卻未有受到充分的照顧。在政府研究醫管局員工福利時，曾允諾考慮給與教師同樣的福利，亦曾允諾縮小津校跟官校教師在服務條件和附帶福利上的距離。有如「大旱望雲霓」的期待下，在來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總算在房屋福利方面踏出了第一步，這就是為資助機構提供樓宇按揭利息資助計劃。不過這項計劃數額不大，受惠的人包括教師、社會工作者及健康護理人員三個行業。根據已知的資料，該申請計劃將受員工的薪級點及服務年資所限。受惠的人數估計，教師不過 1800 人。從實質的得益來看，每名合資格員工所得的福利，不及醫管局員工同一項目的福利的一半。綜觀這項計劃，為近乎 50000 名員工的教師和社會工作者隊伍，只撥款 4,800 萬元，除了用「杯水車薪」一詞外，找不到更貼切的形容詞了。

雖然會多粥少，下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能顧及教師在房屋方面的福利，仍屬一項政策上的突破，寄望這會成為一系列改善措施的第一步。至於下一個優先改善項目，無疑該在教師的醫療保障方面。即使一般性就診或牙齒護理未能在補助之列，但最低限度在住院治療費用方面，政府應對教師作出承擔。事實上，在許多私人機構以至一般其他的教育機構如工業學院、大學及理工學院工作的一般職員中，在今時今日未獲得醫療福利的已非常少見。香港中小學教師的辛勞和對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醫療保障是他們應得的基本福利。當然，我們要求的，是在不久將來為教師提供一個完整的附帶福利計劃，幫助提高這個行業的社會地位和這個行業的士氣，但在資源只可容許循序漸進的情況下，為教師提供一項醫療保障，使他們若有不幸而需入院時獲得一張「安全網」，是我們當前的急務。

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引述香港的經濟成就。他提到在人均生產總值上，香港已超越西班牙及紐西蘭，並且差不多追上英國和澳洲。展望一九九三年，香港還有希望超越英國和澳洲而接近意大利和荷蘭的水平。問題是：在一些經濟成就跟香港相若的地方，教育投資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要作這方面的國際性比較，可用的指標便是公共教育開支在國

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生產總值中的百分率。在聯合國文教組織九一年出版的教育報告中，指出在八八至八九年度，在人均生產總值上比香港稍優的地區在這項指標上的數字是：荷蘭：7.3%，澳洲：5.5%，英國：5%，意大利：5%。至於在人均生產總值比香港稍遜的地方，在這項指標上的數字是：紐西蘭：6.1%，新加坡：3.4%，西班牙：3.2%。至於香港呢？在同一年度，此項指標在預算時是 2.8%，而結算時則僅為 2.6%。近年來，香港在公共教育開支數字上雖有增長，但此項開支在人均生產總值的百分率上，始終未有突破性提高，仍是維持在 3% 以下。

列舉以上一些數字，是希望向財政司及公眾強調一項不容忽視的事實——比起經濟成就相若的地方，香港的公共教育總開支是明顯的偏低。每個地區的經濟模式和教育體系均有其獨特性，一個簡單的比較數字固然不足以作為定論的基礎，但至少可提醒我們正視本地區在教育發展上的特點，以及顯示了問題的所在。

近年來港府在教育發展上似乎是有改革的雄心，一方面計劃大規模擴展專上教育學額，另方面承諾提高基礎教育質素。但上下兼顧，所需資源甚鉅，財政政策如何能配合發展藍圖，是個必需細想的問題。

今年財政預算案的編製，是建立在經濟前景樂觀的基礎上，財政司相信，香港所締造的經濟奇蹟，將可在歷史上留名，媲美戰後德國和日本的成就。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自然想到，在擁有比以前較為優厚的經濟條件下，應如何在教育發展上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呢？我的意見是：香港是一個以人力為主要資源的地方，現時正面對過渡期的種種轉變，只有不吝嗇地作出長遠投資，才可維持高質素的教育，從而使我們下一代能面對前途而無所懼。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黃震遐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過去兩年累積了差不多 400 億元盈餘之後，政府今年肯接受民意，給衛生福利及教育實質的增長，放棄過往的只顧經濟增長，不顧民生的理財作風，是可喜的進步。但港同盟認為政府是「力有餘而心不足」，仍然未為香港的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作出最佳努力。因此港同盟要求財政司在聽完我們的意見後，作出積極回應，而不是用「財政赤字」四個字作為擋戰牌，拒絕更大進步。政府是否不能將預算案改得更好？有些議員昨天已要求政府恢復往年做法，「盈餘少時怕冇錢，不能改善民生；盈餘多時怕明年冇錢，不能改善民生」。總之對市民一句話說完：「有難齊分享，有福冇你份」。對這種觀點，港同盟是無法同意的。

我們不認為政府今年是過份使錢的。如果認為政府今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份使錢，那請問，應該削減什麼開支？世界經濟競爭劇烈不進則退，鄰近地區莫不虎視眈眈，想取代香港在四小龍中的地位。華南地區正迅速發展機場海港；深圳想建設龐大會展中心；廣東省要鼓勵高科技企業；台灣有國家建設六年計劃，全面提高台灣的工商業競爭能力。

面對這些競爭勁敵，請問批評預算案過份使錢的議員究竟是不是認為香港應該不起新的會展中心，讓給深圳起？是不是認為香港不應該建設新界西公路、海港、機場，讓廣東其他地區取代香港的經濟地位？如果這些議員認為政府應該為香港的經濟增長作財政安排的話，就請他們說清楚，而並非是閃閃縮縮，閃爍其詞。不過我必須警告這些朋友，如果這樣做，削減必需的基建開支，是會打擊香港的經濟前景。

批評這次預算案用錢過多的論調，其實只會犧牲香港的經濟增長，和幫助財政司拒絕為改善民生作更大努力。港同盟一向認為預算案應該對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並重。對於為追求削減開支而盲目削減必需開支，在大量盈餘的情形下還要求政府拒絕改善民生，促進經濟，這種主張港同盟是絕對反對的。

當然這些同事可以說他們不反對鼓勵經濟增長的財政開支，那麼，當他們說這些開支是不必要的，實際上他們想要削減什麼開支呢？難道公援金提高到 980 元是大灑金錢？我們港同盟認為這個公援金額，根本就是提高得不夠。難道興建北區醫院、污水計劃，使市民得以保障健康，是大灑金錢？認為今次預算案是大增福利的人應該提出具體建議和證據來，而不是憑空發言。事實上今年的經常性支出仍然只和經濟增長及通脹同步，在現金收支方面根本仍然是保持盈餘又何來大幅增加福利開支？

其實，政府受到開支過多的批評是咎由自取的。今年預算案出現赤字，是因為 180 億元在非經常性項目中，由基金調入另外戶口，就被當做是用掉。其實，污水處理、會展中心等錢根本就不是明年一筆用光。如果將這筆錢剔除出來，根本就不存在赤字問題。換句話說，政府只是在會計上做手腳，孤寒財主扮花花公子博人同情。另一方面，在會計方面，政府從不將手上的資產價值公布，興建和購買物業及其他公共資產的開支都變成消耗，因此使市民對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誤會。我希望政府明年會學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將公共財政帳目逐步採用私人企業那樣的會計方式，增加香港的財政實況的透明度，使市民更易監管，而不會使市民受蒙蔽和誤導。

赤字其實是有兩種的，一種是用舉債來應付財政開支的赤字預算案，對於這種使用未來錢的理財方法，我們是不同意的，認為是危險而不健康。但用過往盈餘來支付開支所造成的現金流動帳上的赤字是否不應該，我們就有不同想法，如果說盈餘是不應動用的，那豈不是儲備愈積愈多，仍舊不能幫助民生和經濟增長？

有些同事擔心香港的儲備不足，因此不能負擔今次預算案的支出。其實世界銀行是以儲備和進口貨額作比例來看一個地區有沒有足夠儲備，香港的總儲備是足以支付三個月的進口貨額，比起美國儲備足以應付 1.6 個月進口貨額，德國兩個月，英國 2.4 個月，日本的 3.6 個月，香港儲備明顯足夠，絕對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在改善民生、促進經濟方面作應該的承擔。

有些同事認為經濟增長未必有 5%，原因是政制問題仍然爭拗未了。但政制爭論會不會影響香港經濟呢？四年後香港會成為中國一部份，中國絕無理由因為和英國不和就愚蠢到要破壞香港，從而危害自己的經濟和繁榮。認為中國是不講理，認為中國會因為政制問題

就要損害香港，這其實只是因為對中國缺乏尊重及了解，表面上話順中國的意，骨子裏是蔑視和敵視中國，認為中國是愚蠢不堪。如果不是這樣，就只是想借題反對民主，狐假虎威，進行威脅。我們不接受這種態度，因此不認為需要調低經濟增長的預測。其實，現在世界經濟正從景氣低谷走向復甦。除非中國經濟過熱失控或者出現政治人事變動，我們認為香港政府收入是不會低於預算的。因此，我再一次說，政府並非是力不從心，是力有餘而心不足，未為市民的民生和經濟增長作最大努力。

跟着，我想就預算案對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的影響作出分析。財政司在預算中表達了沒有代價低廉及安全可靠的良方去對付通脹。但他重申，在勞工及土地兩大限制之下，政府已施行了合適的措施盡力紓緩通脹，並已做致接近目前所能實際預期的目標。對於政府既承認對應付通脹的無能，又認為政府已盡所能的說話，我表示震驚。預算案中提及利用再培訓計劃去改善因經濟轉型而產生的勞工短缺問題和利用七成按揭及印花稅措施去穩定樓價。對於這兩項措施，前者我們認為政府所做的仍不足夠，後者我們則認為這只是短視措施，治標不治本。

關於再培訓計劃，何敏嘉議員已經作出了詳細的分析，在此我只作簡略分析，港同盟一向認為應將目標名額增至二萬人，使初中或以下的剩餘勞動力可以訓練，以紓緩服務業人手不足的問題，此舉不但可以善用本地的剩餘勞動力，更可提高服務業的服務質素，並且有助進一步減低通脹。至於遏抑樓價方面，七成按揭及印花稅措施無疑可以打擊炒樓人士，但用家卻因此同受打擊，難於置業。其實長遠來說，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供應量增加了，樓價自然難於暴升。至於打擊炒樓方面，港同盟一向主張徵收物業增值稅。此舉不但可以打擊炒樓活動，更不會對真正用家構成障礙，可謂兩全其美。

為了打擊通脹，除了擴大再培訓計劃，增加土地供應及實施物業增值稅之外，政府亦應凍結公共服務收費及控制公共事業加價，以防止帶動通脹惡化。

這份預算案，從整體角度而言，對無助人士、草根階層及中產階層的照顧實不足夠。對無助人士而言，公援金額仍偏低；對長期病患者沒有充分照顧；對草根階層而言，免稅額仍未達合理水平；再培訓計劃未達到理想規模；房委會仍須向政府上繳利息，有礙公共房屋進一步發展；學校社工比例不足；護士短缺問題未能獲得妥善解決；對中產階層而言，雖然歡迎政府始終肯正視中產階層住屋問題而撥出 20 億元作短期措施，但這個計劃實有多項弊端，李永達議員稍後會作出詳細的闡釋。

港同盟一向認為應「藏富於民」，我們對個人免稅額的理解亦由此而來。我們認為市民應能照顧個人本身所需後才要付起社會責任，所以免稅額應反映個人生活所需。根據以上原則，下年度個人免稅額應為 70,000 元，而非財政司所提的 56,000 元。

無可置疑，香港正值經濟轉型，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由一九八一年的 23% 下降至九一年的 16%。而服務業在九一年卻佔有本地生產總值的 73%，遠超製造業的比例，在這經濟轉型的情況下，政府應對服務業作出更積極的政策，藉以推動本地服務業的發展及質素。可惜政府以香港為遠東的金融中心，這些話已聽不到了。直至目前為止，

政府亦沒有專責部門負責推動服務業的發展。香港的北移現象不單局限於製造業，連帶一些服務行業亦有遷離香港的跡象，好像在數月前，國泰已計劃將收入核計系統遷往廣州及將電腦操控中心遷至雪梨。這些現象應該令政府亮起紅燈，正視服務行業的發展。

何況本港通脹主要出現在服務業部門，提高服務業的生產力，吸引外國服務業來港投資，經過再培訓計劃，使勞動力能從製造業順利轉移過來，為服務業提供優質的工作人員，都是政府應該研究及訂定政策推行的。

高科技發展亦是本港工業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範疇，可惜政府亦沒有足夠的照顧，為了鼓勵私人公司作出研究及發展，本會建議政府應對公司撥作研究及發展的資金作出稅項優惠。根據上述分析，對改善民生和促進經濟，政府是力有餘而心不足，應該再加努力。不應別人說他是聖誕老人，便以為自己不再是孤寒財主。主席先生，對市民來說，「有難齊分享，有福有你份」的時代，應該終止了。

本人謹此陳辭。

葉錫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各大工業國家的財政部長備受低經濟增長、失業、財政赤字及債務上升等問題困擾不休，他們都對香港投以艷羨的目光。本港每年 5% 的經濟增長率、低失業率、龐大財政盈餘以及可觀的儲備，能夠令我們的稅務負擔減輕，而且對多項社會人士期待已久的工程計劃注資。這種有利的環境是港人努力不懈，以及華南地區強勁經濟增長的成果。

雖然財政司預測未來四年出現赤字預算案，但政府的經濟狀況仍然良好，預料一九九七年的財政儲備為 780 億元。

政府利用我們今年出色的經濟情況，推行多項新計劃。為愛滋病患者及肺塵埃沉着病患者提供特惠補助金、對污水計劃及運輸基建額外注資等方面，都備受市民歡迎。

然而，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需要我們作出更大的財政承擔。

這些包括：

1. 司法部

我深切關注到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的預算只比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修訂預算案的數字多 980 萬元，即僅多 2.3%。然而，司法部門設施不足，以及案件排期審理的時間長久等情況，已經廣泛為人詬病。有關當局對司法部人員、律師及使用法庭人士提出的投訴尚未着手處理，而這種情況在來年肯定會每下愈況。有些案件的輪候審理時間超出了首席大法官所訂的目標三倍。預算形容這些目標是訴訟人等候其案件審理的最長久可接受時間。

這明確地承認等候時間如超出該最長的時限便無法接受。此情況為那些因延誤而蒙受損失的被告人提供有用的實證，他們可根據人權法案條例第十一條的保障，即每項刑事罪的審訊不得無故稽延，而申請撤銷控罪或暫緩起訴。這類質疑倘成功的話，司法部及法律制度的聲譽將會蒙污。這種事情決不可任由發生，而且有關問題必須從速處理。我深信委任一名富有行政經驗及長於管理技巧的高級司法部行政人員，是解決問題的要訣。在法庭內引進先進科技是刻不容緩的，而法院大樓各方面亦需要進行相當大的改善工程。

總督屢次強調法治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現在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訂出服務承諾，並且必須提供足夠的資源去履行這些承諾，從而維持法律的尊崇地位及法庭的尊嚴。

2. 律政署

律政署於一九八七年訂下的本地化目標，迄今仍未達到，實在令人失望。首長級人員只有 18.9% 為本地人士，而原訂的目標為 30%。歧視性的聘用及服務條件應予以取消，以便本地人士及外籍人士可在同等基礎上獲聘用。現時距主權移交的日子只餘下四年，當局必須釐訂清楚策略，招聘或提升本地人士任職該部門的高層職位。此外，亦應考慮招聘私人機構的人才，並為此因應各職位的重要性而制訂整套具吸引力的薪酬條件。

3. 法律援助署

在去年的預算案辯論中，我曾表示「除稅後的入息」額應定期檢討，以免這些入息額受通脹侵蝕。我希望藉此機會再次呼籲政府作出法定的規定，定期進行檢討。此外，當局亦應進行一項研究，以找出有多少刑事及民事個案，是未能符合經濟審查條件，但卻已符合案情審查條件的。所得的結果會顯示出有多少宗值得辦理的個案，只因經濟理由而未獲法律援助。當局應採取適當的措施，提高符合獲得法律援助資格的條件。

此外，當局亦應不斷檢討當值律師計劃的撥款。雖然法律界人士以半慈善性質主辦這項計劃，但政府不應利用法律界人士這種不計較收入多寡的心態。

最後，我要再次重申將法律援助獨立於政府的重要性。當局應設立一個獨立的法律援助局，制訂有關法例予以規管。這方面的理由不言而喻。我促請政府採取積極的行動。

4. 教育

假如我們不能為年青一代提供一流的教育，我們的經濟成就便不會持續下去。按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率計算，我們在教育方面的開支落後於大多數先進國家。這反映出我們在幼稚園及中小學的投資不足。這些地方需要多加關注。

師資的培訓是提高教育質素的關鍵因素。我欣見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獲得採納，並會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前成立教育專上學院。身為教育專上學院臨時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我希望政府會向該學院提供一切所需的經費及資源，以便按照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及

行政局的目標，改善學位先修課程及盡早開辦學位課程，從而提高師資培訓的水平。部份現有教育學院的情況惡劣着實是一種恥辱。當前急務是提供新的校園，這樣才可稱得上擁有專上學院的實名。

現在我要轉談一下屬於最優先處理的事項——通脹。政府不能繼續對通脹視而不見，因為它蠶食市民的儲蓄及長俸，超過製造業的工資增長速度，以及削弱我們工商業的競爭能力。我們強勁的經濟增長誠然可以抵受一定程度的通脹，但這並不是說可以坐視不理。

勞工短缺是高通脹的根由。再培訓工人是應付本港經濟由製造業為主轉為以服務業為主的方法之一。一九九三年再培訓的名額只有 10000 人，實不足以應付需求。我促請政府盡快向僱員再培訓基金注入更多資金。此外，我亦認為當局應不斷檢討輸入外地勞工計劃，並在有需要時應增加名額。

再者，長遠的解決方法是政府必須增加住宅用地的供應。一旦供求均衡時，市場機制便會運作，把物業價格降至市民較有能力負擔的水平。在這種情況還未出現前，有關當局應檢討七成按揭貸款額，因為它對真正的用戶造成打擊。

總括來說，這份預算案花大筆金錢滿足市民某些需求，而我們能夠這樣做是由於我們具備龐大的盈餘及儲備。然而這份預算案卻未能就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提供有遠見的解決方法。我希望政府會制訂長遠政策及撥出所需的資源去解決那些問題。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

林鉅津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財政預算案是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豐收的成果，也反映政府預料未來一年的經濟情況，將會是風和日麗、一帆風順。預算案幾乎為船上所有人許諾了「海鮮大餐」。主席先生，創造財富以改善全港市民的生活，是啓聯資源中心成員的共同信念之一。

總括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財政預算案。

不過，我也要提出我所關注的下列數點：

在福利方面，預算案的大計是推行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每名受助人（包括沒有工作的）可獲相等於製造業工人預計平均工資的 91% 的援助金。但有許多受助人身體健全，有能力擔任全職工作。這種慷慨作風，與政府並無為缺乏謀生能力的老人或弱能人士提供額外津貼形成強烈對比。這是不願意工作與無能力工作的問題。

主席先生，本港並無天然資源，我們所擁有的，都是市民辛勤努力工作的成果。作個比喻，我們並非在自動駕駛的豪華郵船上開派對，而是在一艘高速帆船上，船上各人都必須

各司其職，才可維持高速航行。如有任何身體健全的人，選擇袖手旁觀，只想坐在船艙內欣賞蕩漾的綠波，他所得的理應少於張帆或擦甲板的人。社會保障制度太好的弊端，在於扼殺了工作的動力。向沒有工作的人發放相等於工人工資 91% 的援助金，對工人是不公平的。商界已對此表示關注。我知道瑞典以前的社會保障制度極佳，以致有些工人寧願領取失業救濟金，到地中海的西班牙等物價較廉宜地方度假。香港負擔不起這類奢侈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應訓練和鼓勵身體健全的人，為這艘船的順利航行作出貢獻。所屬行業被淘汰並已接受再培訓的工人，投訴培訓課程未夠深入，以致他們未能在新工作崗位賺取以前的工資。目前約有 30% 已接受再培訓的工人仍然失業。政府不應派發美味的免費午餐，應使用有關資源，進一步擴大僱員再培訓基金。正確的態度是協助那些願意自助的人。

另一方面，本港的老人和弱能人士缺乏謀生能力，這並非他們的過失。老人在年青時曾為本港的繁榮作出貢獻，我們對他們慷慨，即顯示我們對這個社會關懷。如果我們船上的總事務長為船上所有人安排了一頓龍蝦和魚生宴，亦應確保老弱者也可吃個飽。我認為老人和弱能人士津貼的加幅，應高於身體健全人士的公共援助金加幅，最低限度應足以讓他們過着溫飽的生活。在這個生活水平和通脹率高企的年代，我預料特別需要津貼在很長時間後才可達到期望的水平。作為解決辦法，我在此再次呼籲，政府不應施加限制，准許本港老人按本身意願，返回中國故鄉居住，並可繼續領取有關津貼。如果政府仍顧慮此例一開，將有大批老人湧回中國居住，那麼我得指出，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約 4.3% 領取津貼的老人打算返回中國居住。對於這些老人，政府亦可省回房屋和健康護理的大筆開支。

關於健康護理，政府在財政預算案內標榜這方面的開支有 7.8% 的「實質增長」。加上約 9.5% 的一般通脹率，總增長率達 17.3%。但醫管局告知我，去年醫療方面的通脹率為 18.7%。因此，17.3% 的總增長率，仍比衛生護理方面的通脹率低 1.4%。明年醫院管理局必須獲得一些額外收入，以維持服務質素。推行全面醫療保險制度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一點我會留待另一次辯論時討論。

財政預算案內關於醫療的重要新措施是興建北區醫院。興建這間醫院是對的，但選擇在現時進行則是錯的。按人口計算，新界北部到二零零零年的醫院病床需求量僅為 900 張左右。但大埔那打素醫院將於一九九六年啓用，該院有病床 608 張，屆時所短缺的病床數目將減至不足 300 張。區區 300 之數，怎能與全港共欠缺 5361 張護養病床的數目相比？由於護養病床嚴重短缺，以致一些為權宜計而開辦護養部數年的護理安老院，現正面對一個痛苦的現實，就是須永久開辦護養部，而且可能要增加病床的數目。這些護理安老院既缺乏專業知識，亦沒有人手開辦護養部。在現階段，先行興建更多護養院，然後才興建北區醫院，肯定是明智的決定。我知道政治壓力對政府興建北區醫院的決定有一定的影響。我不得不指出，在作出這項決定時，政治壓力壓倒了理智的管理態度。

至於醫院管理局方面，顯然出現撥款分配失當的問題，必須加以糾正。世界上甚少國家會將款項的絕大部份（本港是 81%，大部份國家則是 60% 左右），撥作職員薪酬和間接費用。考慮到台灣每 1000 人有 1.9 名護士，日本有三名，新加坡有 3.2 名，

香港則有 4.9 名，供應可算充裕。我們不能違背事實，說本港護士人數不足。但護士卻不斷大聲疾呼，要求增加人手。問題必定出在護士目前工作量太多這方面。政府現應研究對醫院管理局整筆撥款的做法，並減輕護士的非護理工作，以便騰出資源，增加藥物和醫療設備方面微薄的 19% 撥款。

最後，我要談談有赤字的財政預算。審慎的理財方法是避免出現赤字，俾能渡過經濟衰退的日子。「積穀防饑」這個中國成語昨天有兩次被引用。政府去年竭力要在儲備內提供所謂「充裕餘量，以應付未來五年的緊急需求」，今年預測不會有緊急需求，反而預期大豐收。政府只需動用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便有足夠款項進行大部份預定的計劃；較大筆的盈餘，通常會用來再投資，以刺激日後的增長。但是，政府卻選擇有系統並持續地逐年花費儲備金，直至一九九七年。如果這還不算是刻意揮霍，怎麼才算是呢？主席先生，本港市民並不歡迎有赤字的財政預算，特別是財政司只放眼至一九九七年為止。鑑於本港經濟增長全繫於與中國的良好關係（現正受到破壞）和美國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年年受到威脅），預算案出現赤字尤其令人感到不安。一旦某年經濟不景，我們便沒有儲備渡過難關。政府預測這次航程將會風和日麗，但船上許多人都說他們感到有點「陰濕」。

主席先生，除對上述各點有所保留外，我支持動議。

劉千石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毫無疑問，今次財政司提出的預算案較去年的受歡迎，但對於低下階層來說，我認為有關預算案的進步十分有限，不是「牛步」，亦只能說是行出了「龜步」，但我仍希望政府這「金牛」或「金錢龜」明白低下階層認為預算案不足的地方，同時期望政府能向前邁出較大的一步。

去年當本局辯論九二至九三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我已經指出政府的理財哲學太偏重於落實「平衡預算」、「累積儲備」及「避免負債」等的所謂審慎財政管理原則，而完全不考慮透過公共財務收支政策去達致「社會資源再分配」，從而拉近社會貧富差距的功能。在施政哲學方面，政府則以促進經濟發展為首要，很多時「經濟政策」凌駕「社會政策」，進一步加速社會貧富不均趨勢。

一年過後，當我們審視過新總督彭定康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及財政司麥高樂第二份財政預算案《共享繁榮建未來》後，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政府的施政及理財哲學並沒有什麼大變化。事實上，今年預算案的所謂進步，只是因為過去幾年的施政方針將低下階層「鍊」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現在稍為「鬆鬆綁」，平息民怨；理財原則方面，在民生項目上增加開支，亦只是由於過往幾年財政決策過於保守（如要求各部門削減開支 1%）、包括機場核心工程在內的工務工程出現延誤、低估財政收入等等，因而引致庫房「水浸」，才稍為放一放水，而不是什麼改變理財哲學所致！

下面，我嘗試提出三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對於低下階層來說，今年預算案不足的地方；第二，是討論財政司在預算案二讀時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打工仔」的影響；第三，我會講一講用於勞工事務的資源問題。

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將薪俸稅個人免稅額由 46,000 元增加至 56,000 元，無疑是對去年本局及社會大眾的強烈要求的一點交代。但是，正如先前已發言的本局同事所指出，現時的免稅額水平仍舊不足。

事實上，根據財政預算案補編的數字，九三至九四新財政年度被納入稅網的人數，將由現時 145 萬人增加至 160 萬人，而當中扣除了因寬減措施而無須納稅人士後，實際上需要交稅的人數將由現時 133 萬人增加至 134 萬人，即是更多的中下階層人士由不須交稅轉為要交稅。這清楚地顯示，新預算案有關免稅額的增幅並不足夠，令愈來愈多中下階層市民被迫納入稅網。

今年財政司建議將個人免稅額增加約 22%，其實只能夠追上過去數年免稅額增幅未能追上的累積通脹率。如果計算從七三至七四年度至今的 20 年，按通脹調整的話，個人免稅額應由 10,000 元增至現時 55,172 元，而今年財政司將免稅額增至 56,000 元，則可說是僅僅追上過去 20 年的累積通脹。但是，不要忘記，20 年前年薪一萬元可說是「收入不菲」，而今時今日月薪 55,000（即每月收入約為 4,600 元），卻只能算是中下階層。可見，本港薪俸稅的稅收方式在過去 20 年是愈來愈對低下階層不利。事實上，要有效保障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質素不致下降，同時可以透過實質工資增長去改善生活環境，則免稅額的釐訂有必要考慮工資中位數的上升數字。香港職工會聯盟認為，個人入息免稅額應提高至 72,000 元，這樣才能夠保證一個擁有兩名子女，夫婦月入在中位數以下的家庭，剛好在稅網以外，令那些收入僅夠糊口的中下階層家庭，不致因要交薪俸稅而影響他們的生活。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討免稅額的釐訂原則，推行一個有利中下階層的稅收政策；短期來說，財政司應順應民意，再提高免稅額水平。

預算開支方面，有關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例如社會福利、教育、醫療衛生等）被認為有大幅增長，更有人擔心會改變量入為出政策，將香港變成「福利國家」。但我認為，這其實是似是而非的講法。

雖然今年各社會服務範圍的經常開支實質增長都高於預算經濟增長 5% 的水平，但如果我們看看包括了經常開支與非經常開支的整體「公共開支」增長，便可看到大部份社會服務計劃組別的實質開支增長都低於公共開支增長 12.5% 的平均數。例如，社會福利開支增長只為 9.2%，教育開支增長更是僅得 4.7%。試問，這是大幅增加社會服務開支嗎？

另外，我亦十分擔心，到底未來幾年的社會服務開支增幅將會有多少？會不會連今年預算案的增幅亦不及？我的擔心並非無中生有，事實上以社會福利開支為例，按照總督去年

施政報告所述，由九三至九四年度到九六至九七年度，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四年合共有 26% 的實質增長，即表示每年的增幅只約為 5.9%，而今年由於公援實質增長為 15%，導致今年福利經常開支實質增長 7.8%，因此，展望未來幾年，社會福利開支實質增長有可能低於今年的增幅水平。

事實上，我亦十分奇怪為何今年財政預算附件的「中期預測」不像過去幾年般列出未來數年各公共開支計劃組別的增幅趨勢——這更令人擔心，未來幾年社會服務的開支增長大有可能不及今年增幅！我要求財政司在下星期三或以前，向本局補交「中期預測」由九二／九三年度至九六／九七年度各計劃組別開支增減百分率（以實質計算）的比較數字；否則，我相信本局同事及社會大眾將無法了解政府在中期預測中用於社會服務的承擔究竟有多大？

近日本局 50 多位同事聯署要求提前實施社會保障計劃，我亦希望在這裏談談新計劃不足的地方。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建議，公援基本金額實質增長 15%，一方面這是遠低於社會團體的要求，而同時實質增幅只是一次過。如果我們拿一個接受公援的四人家庭所得來看，便可計出每個家庭成員，在今年七月開始每月所得基本援助金為 670 元，按公援項目分配每日用於食物平均為 16.8 元，而每日交通開支更只得八毫子，試問八毫又如何搭車呢？

主席先生，兩年來財政司都在預算辯論發言時提及本港的經濟增長如何理想、平均生產總值如何高等等看似引人振奮的經濟數字；但我經常問自己，這些數字對低下階層來說代表了什麼呢？

財政司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更對本港就業結構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性為主表示大力支持，但政府並無說清楚，現時本港所謂「經濟轉型」並不是因為製造業生產力及技術提高所引致，而只是廠商將工序北移所帶導的「區域再分工」而已。現時，本地工人正面對各種各樣的困境，外來環境在在威脅他們的飯碗——製造業生產部門及現時開始的支援性部門北移，以及輸入外地勞工計劃，都嚴重影響本港工人的就業及議價能力，再加上高通脹低工資增長的壓力，勞工不單不能分享任何繁榮成果，其生活質素更日趨下降。我在此預測，未來幾年的失業率將大幅上升！

其實，近年本港的經濟增長，絕小部份是因為本港勞工生產力的提高所致。長遠來說，我認為這是對本港經濟不穩的潛在威脅，因此，當局必須貫徹發展人力資源培訓，以提高本港工人技術及產品的產值，為本港經濟長遠及穩定的發展打下基礎。

我重申反對任何剝削或犧牲本地工人利益而造就的所謂經濟增長及繁榮假象。

最後，我要談談新財政年度用於勞工事務方面（即就業計劃組別）的開支增幅——很不幸，根據教育統籌司答覆我的問題所述，勞工事務開支增幅居然只得 0.5%，即是千份之五！

時間關係，我不想再重覆我對勞工事務開支的建議詳情，我只希望要求當局特別正視以下項目的改善：

第一，再培訓計劃。當局在去年一次過注資三億元入再培訓基金後便不再作出承擔，這是不合理的。我認爲，再培訓名額及有關津貼必須提高，而培訓課程亦必須與輸入勞工工種掛鈎，以期盡快取消輸入勞工政策。

第二，有關勞資審裁處的效率。我認爲，勞工處負責仲裁簡單勞資糾紛個案藉以減輕勞審處工作量的建議必須早日實施，不應拖至明年才開始。另外，當局有必要盡快通過撥款，讓司法部可以增加兩個勞資審裁處及增加人手，令處理個案時間得以縮短。雖然，我極度不相信上星期在特別財委會上司法部代表所述，能夠在今年內達至一個月完成個案的速度，這真是天方夜譚。

第三，有關對工傷工友的援助。對於八一年以前矽肺病患者的補償額及項目，原則上不應低於八一年後的工傷工友所得，否則便出現「一肺兩制」，令同是患矽肺病的工友得到的補償截然不同，做成不公平。另外，對工傷工友及家屬的援助基金數額，亦有需要提高，令有需要人士得到足夠資助（現時每年有 250 多宗死亡個案和近 10 萬宗職業意外，最保守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宗需要幫助的個案，若將 1,000 萬元平均攤分，每宗個案可獲援助不足 10,000 元）。

第四，由於本局已通過要求政府成立中央公積金，因此財政司有必要在中期預測內預留推行有關計劃的開支。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至於我對財政預算案表示支持與否，要視乎財政司的答覆！

劉慧卿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與很多同事一樣，我對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感到頗滿意，而且對財政司決定在醫療、教育、福利和環保方面撥出大量金錢，非常支持。我深信市民應該分享經濟繁榮的果實。在薪俸免稅額方面，我本人認爲財政司的提議是可以接受的。不過，在此我想向財政司提出一個建議，便是與其每年由同事要求增加薪俸免稅額 10%、20%、30% 或 50%，未知政府可否考慮劃一條或者訂一條貧窮線，規定收入在此線之下的人士便不用納稅。我覺得這是比較合邏輯的做法，以及有助於較有系統地討論此事，而不是由議員就一個基數去要求政府將免稅額提高 20% 或 40%，這種爭論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財政司對這項建議加以考慮，在下星期給我們一個答覆。

主席先生，與其他同事一樣，這份財政預算案最令我擔心的，就是通貨膨脹問題，令市民手上的金錢貶值。財政司現在可能決定使用大量金錢，但不久市民便會發現兩手空空，因爲手上金錢很快便在通貨膨脹影響下貶值，而財政司在預算案中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法，只是說：倘要遏抑通脹，我們便要犧牲經濟增長，甚至會導致不少人破產和工人失

業。是否只有這樣才可遏抑通脹？我希望財政司能更深入考慮。在這兩天的辯論中，很多同事亦提出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見。我本人覺得控制通脹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控制公共開支。雖然我剛才說支持政府在中種福利上的開支，但是我希望政府繼續努力，控制政府官僚架構的開支。主席先生，在上星期三天的特別財務委員會上，我多次聽到同事極力鼓勵政府官員使用更多金錢，並且表示支持，只要他們需要金錢，便可獲得撥款，我聽後感到非常詫異，不禁搖頭。當然，有些項目是值得撥款的，但身為立法局議員、財務委員會成員是否要鼓勵政府官員盡量花費公帑？這是否負責任的態度？我對此表示懷疑，也不敢苟同。我亦希望給與政府一個訊息，並非每位立法局議員都是這樣「手鬆」的——只要提出要求，便會撥款。稍後，我會就幾點作出批評。

主席先生，昨天有人提及中英爭拗可能影響香港經濟前景，亦呼籲中英政府盡快恢復談判。我相信許多市民都希望看見這種情形，我本人亦不例外。但是，我相信恢復談判不是我們唯一的目標，亦不是最重要的目標。最重要的目標是，希望中英透過談判，可以為我們建立一個民主和自由的未來，亦希望這個談判充分得到港人的參與。許多港人可能希望中英政府恢復談判，但是政府絕對了解更多港人恐怕再次被中英政府出賣，把我們的利益棄置。所以，這是很重要的，爭取談判之餘，更加要注意這點。另外要注意的是香港政府的威信。港府是否為了談判便可放棄任何事情，甘願做跛腳鴨，喪失尊嚴。如果這種情況出現，試問港英政府怎能在未來的四年管治香港？我相信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政府要顧及政府統治權威，亦要顧及市民的意願，而不單是重開談判的問題。就算能進行談判，若雙方立場沒有改變，又會取得甚麼結果呢？若談判多個星期後最後破裂，又會對香港有甚麼益處呢？所以我希望中英政府能三思。但是最重要的，若是再談判，談判結果一定要得到港人和本局接納。

主席先生，我剛才提及政府使用公帑的問題，我認為有些是應該花費卻不花費的，令工務工程大量延遲，結果有總值 36 億元工程不能完成。財政司亦多次向我們提及他本人感到非常不高興。我們當中有些人士以為政府是預留一筆金錢來興建機場。現在政府作了很大的決心，工務司亦會作出努力，我希望工務司盡快舉行簡報會，向我們解釋怎樣防止有關問題在這個財政年度不會發生。

主席先生，我非常支持對抗環境污染。另外，政府現在主要面對的問題是怎樣處理污水。我希望政府盡快訂出計劃，包括處理「污染者自負」的問題。我知道本局有些同事對此持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認為工商界應該多付一些，其他人便不需要支付金錢。這是極具爭論性的說法。從真正的綠色精神來說，若是有污染的問題，大家便要出錢解決。我希望政府要了解這點，也要教育市民，不應在某些人的壓力下屈服。同時，我亦希望政府檢討所有污染法例的罰款和監禁。我覺得現時的刑罰非常不足，而法庭時常判得較輕。我們的環保小組曾研究過，一般罰款只是最高罰款額的 10%。如果法庭判得這麼輕，便起不了阻嚇的作用，但當最高罰款額的 10% 是 10 萬或 20 萬元時，我相信是可令那些污染環境的人士加倍小心。我呼籲政府在執行污染條例時，要雷厲風行。

主席先生，對於向夾心階層給與房屋資助，我是支持的。我同意其他同事的看法，希望政府以低息或免息貸款的方式來給與資助，以免有人從中牟利。如有人在短期內把樓宇轉

售，政府應向他們收取資產增值稅和取回貸款。主席先生，有一句俗語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希望政府小心處理此事，不要只讓幾千人或一小數人得益。當然，若是分配太多時，可能經費不足，但我希望政府千萬不要如其他議員所說，令香港製造階級矛盾，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

主席先生，本局亦曾多次提及新界東醫療設備非常不足，尤其是病床缺乏，這個問題在將軍澳就更加嚴重。我們在本局曾經多次提到，將軍澳居民覺得被政府出賣了，自入住後，沒有地鐵，亦沒有醫院。就我看到的政府有關計劃，當局在短期或是中期內，不會在將軍澳興建醫院，至多只會擴建靈實醫院，但靈實醫院並不是一間提供全面服務的醫院。所以，未知政府在短期內可否實施一個折衷方法，為將軍澳的居民提供一所全面性診所。日後若興建醫院也是需要診所的。既然現在無法盡快為將軍澳居民興建醫院，是否可考慮為他們興建一所提供各類服務的診所呢？我希望財政司能加以考慮。

主席先生，我曾提及有一些金錢是不應花費的。最近，工商科建議加設一個屬於首長級第八點的職位，即駐守於美國經濟貿易事務公使。這個職位是由將離任的公務員事務司屈珩先生擔任。現時駐守美國的，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官員，其職位是首長級第四點，即 D4。現在政府建議將這個職位連跳四級，升至 D8，月薪是 12 萬元。此外，我亦聽說政府預備在華盛頓購買一間大屋及可能會聘請四個人服侍這位新公使。我相信政府應該向市民解釋為何會提出這項建議。雖然大家都知道美國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貿易伙伴，亦有很多談判要辦，但是否立即要把 D4 升為 D8 呢？我看過提及這新職務的一些文件，其中提及這樣做是準備他日主權移交。若是主權移交，是否派一位黃面孔來代表我們更適合呢？我絕對不是種族歧視，但有關這職位的建議，引起我太多的想法。此外，我們派去擔任此職的人，是否應該熟悉和了解貿易談判或非常熟悉游說工作呢？抑或是特意設立一個職位，因為有人沒有工作或是有人答允給與他工作呢？我希望政府給與我們詳細解釋。主席先生，在幾個星期前的會議上，我亦會批評政府現在開設 D8 職位時，視市民的金錢有如是拾回來的。前些日子，金融科分設金融管理局，加設一名金融司，由原來一位 D8 官員，增加至兩位 D8 官員，好像孫悟空似的，拔一條毛變成兩個。我相信市民的金錢是很辛苦賺取的。議員是會支持確有需要開設的職位，但對於不急需設立的職位，我們是否應該支持呢？我希望政府能夠三思。

主席先生，有些同事提及老人咭的提議，我亦想在此談談這個問題。巴士公司希望給與老人乘車優惠，但是司機怎樣才知道哪些乘客是年屆 65 歲以上呢？我曾就此事與社會福利署官員討論，他們估計本港超過 65 歲的人士大約有 60 萬至 70 萬人，如果要製造老人咭，涉及的費用大約是 4,000 萬元或以上。我希望政府會付出這筆款項來為老人製造這些老人咭，亦希望其他服務行業，為老人提供優惠。

主席先生，我亦想提出一點，就是人民入境事務處在今年年中會開始呼籲市民換取護照，把他們現時擁有的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換為英國海外公民護照，而且可能規定在一段期間內換取，若逾時不換，便失掉此機會。我對此事非常重視，國籍小組在下星期亦會開會討論。但在此時，我想告訴政府，國籍問題是非常重要及敏感的事。若政府決定在九七年六月之前便剝奪市民領取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的權利，我相信當局應該小心考慮。不過，可能政府根本沒有此打算。我希望政府鄭重作出澄清。

主席先生，在今次財政預算案中，最令我感到憤怒的，是關於司法部方面。有幾位同事亦提及，現時法庭審理案件，在上訴庭要等候 100 天，在高院要等候 240 天，在地院要等候超過 200 多天。高院的法官在基本設施方面所得到的協助，可說完全沒有。有關設施包括甚麼？包括法庭錄音系統，當局多年前已撥出金錢，但據我們所知，此等器材完全沒有應用，根本是棄置不用。另外，有些法官寫好判詞，需要打字，卻需要等幾天才可完成。我們是否仍在石器時代？有些律師問，為何不能為高院法官提供一些受過良好訓練的速記打字員呢？主席先生，在上星期財務委員會上，最高法院司法常務官曾提及司法部內不夠一分鐘能記 140 字的速記人員。我曾就此詢問陳祖澤先生，得到的答覆是：職業訓練局以前是有這些課程，後來因為無此需要而取消了，但若有需要，是可盡快提供的。所以我希望政府正視司法部這個問題，或正如剛才葉錫安議員謂，向他們提供一位高級行政人員，除掉舊的、壞的、錯的東西，從新開始，提供一個高級的行政管理架構，而這個管理架構當然要受到立法局和市民的監察。

主席先生，最後我想提一提，財務委員會日前那三天會議的出席率非常差，浪費多位議員和政府時間，我希望議員予以檢討，在來年有較好的表現。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鉅成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港同盟一直認為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質量並重的醫療服務，我要強調用在醫療服務上的每一元每一角都是救命的錢、解除痛苦的錢，而不是大灑金錢。九三至九四年度預算案中衛生服務的經常公共開支有 7.8% 的實質增長，比經常開支總額的 5.2% 實質增長，還多出了 2.6%，反映出政府並未忽視醫療衛生服務的重要性。帆布病床的現象已從一些醫院病房消失，而病人輪候時間也縮短了。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因輸入受感染血製品而染上愛滋病毒人士將會獲得特惠金及輔助服務費用；而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前患上肺塵埃沉著病的工人也會被納入獲得一億元政府撥款而設立的特惠補助計劃之內。其他如北區醫院的興建計劃、撥款醫管局作醫療服務研究等等，都是政府在聽取民意後一些積極的反應，加上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共同努力的成果，顯示出民生的重要問題，是不會（也不應）因中英雙方就政改方向上的分歧而受到忽略。

在提高醫療服務效率的大前提下，醫管局職員由上而下，都受到巨大的工作壓力。醫生和護理人員正分別以每年 8.5% 和 10% 的速度離開公共醫療隊伍。去年一個由公共醫生協會進行的調查，顯示 30% 的資深及顧問醫生會在三年內離職，55% 的醫生會在五年內離職，這個情況是不容忽視的。正如衛生福利司所說：「沒有人手操作，便不能提供醫療服務」。我們不願見到一些醫院和護養院人手不足而未能全面投入服務或整體的延期使用。立法局衛生小組在探訪醫管局轄下的一些醫院時，發覺一般員工都普遍受到或大或小的工作壓力和一些不滿的情緒，這可能直接或間接，遲或早，影響到醫療服務質素。另一方面，九三至九四年度所增加的專業人手，幾乎全都用於新開設的醫院或診所，對紓緩現有醫院員工的工作壓力起不了作用。因此政府有需要在這方面做些檢討改善的工作。

政府一方面興建新醫院和擴充一些醫院的服務，在九三至九四年度增設 950 張病床。但另一方面，卻在歷史悠久的瑪利醫院由預計的 1800 張病床，減為 1500 張病床，財政司可否告訴我們這個又加又減的改建工程究竟荒廢了納稅人多少錢？更重要的是，有多少病人因這改建工程而受到不必要的影響，包括手術上的拖延？政府必須找出這個超額興建病床的真正原因：是否真正沒有足夠的病人呢？還是沒有足夠醫生、護士？抑或是缺乏財政上配合的資源？抑或是由於估計錯誤地區對病床的需求數目？我們應避免重蹈覆轍！瑪麗醫院的教授又指出，作為港島區最大的醫院而沒有老人科病房服務，是令人詫異的，加以本港老人醫療服務，應隨著人口老化的需求日益增加，這個減病床行動，實在是浪費人力物力之舉。現時全港三份一的私人護理安老院都集中在元朗、屯門地區。但屯門醫院四間老人科病房中只有一間半能夠投入服務。老人日間醫院(Day Hospital)服務單位也因缺乏資源而空置，病人只能每日長途跋涉由救護車送往南葵涌日間醫院接受治療。因為道路擠塞，每程往往需時兩個多小時，以至有 34% 的病者因不能忍受長途跋涉的勞苦而拒絕接受治療。政府有必要正視這些問題，以免荒廢資源，將寶貴的病床變作昂貴的裝飾品。在老人醫療護理方面，更加值得政府關注，因為人手不足，新建成的沙田護養院就不能全面啓用，現在護養院的病床不足，政府考慮安排原本由護養院接收的病人入住護理安老院，雖然在短期內，這可以解決護養院病床不足的問題，但護理安老院無論在醫療器材、醫護人員質素方面，都無法與護養院相比，再加上現時的護理安老院的床位亦同樣短缺，我建議政府應該盡量擴充護養院病床，同時從行政管理及人力資源規劃上作出相應的措施，以期能為護養院提供足夠的護理人手。

財政司為了照顧 3000 戶夾心階層人士，撥款 20 億元改善他們的居住問題。與此同時，政府有沒有考慮如何改善整體夾心階層人士的醫療服務？例如：(1)以免稅額的形式，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2)與私人執業醫生合作，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包括門診及留院服務）。事實上，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比較，公共醫療門診費用和病床費用的成本，是遠遠超過私人執業診所和私家醫院病床費用的成本。政府應深入探討如何運用在公共醫療機構外的專業人士，利用他們的資源，使能以低於現時服務的成本，為夾心階層人士提供另一可以選擇的醫療途徑。倘若能有一個良好的機制去監管這公私合作的醫療服務，政府在未來的醫療服務的沉重負擔上，將會有所改善。

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內指出：「我們有責任照顧那些有需要的人士，尤其是有特別悲慘遭遇的人士」。長期病患者應該被列入這類人士範圍之內。現時肢體殘缺者可以得到政府的起碼保障，但同樣失去工作能力的長期病患者，卻不能獲得政府的援助。港同盟建議政府資助長期病患者互助組織的活動經費。同時考慮檢討現時公援政策，將器官功能殘廢者，全部納入社會保障範圍之內，給與津貼及援助。此外，亦應從速為一些長期病患者，設立護理中心。

港同盟歡迎政府加強對弱能人士的服務，如增加住宿等其他設施。最近一些居民就他們居所附近設立弱智人士宿舍及精神病患者康復中心，有頗為強烈的抗拒，反映出政府在灌輸「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和健康教育上，未能做好工作。推廣社區照顧教育的工作，並不是在紅磡體育館舉辦一個「星光熠熠」的綜合晚會就能達到，而是一個長遠點滴滲透教育及宣傳工作。港同盟建議政府能撥出更多資源去落實康復政策綠皮書內所承諾的康復教育工作，以社區為基礎，由社會工作者去逐步推廣。港同盟建議政府在撥款資助有關愛滋病的教育及宣傳的同時，也推廣「社區照顧」這個重要概念。

一九九零年《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Primary Health Care)內提到兩項建議：

(101) — 成立健康服務研究基金(Health Service Research Fund)

(102) — 在深入研究後，政府應就香港未來的醫療衛生服務的經濟政策，作出聲明。

財政司可否告訴我們他如何處理這兩項建議呢？

最後，我希望財政司也告訴我們一個市民及議員都關心的問題，就是現時政制的發展及中英的不和對他未來數年內的財政預算案有何影響呢？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預算案中，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寬減薪俸稅的措施，可以惠及九成現有的納稅人；而另一方面增加經常性及非經常性的開支，改善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教育、環境保護、房屋等服務。這是一個很引人入勝的預算案，大家都希望當局能順利履行各項工作，解決社會和經濟上的問題。財政預算案的建議和香港的經濟情況，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建議不單止是定基於香港目前的經濟成就而提出，而且是依賴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才可完成。在預算案第八頁（英文版）中，財政司這樣說：「本港一九九三年的經濟前景非常樂觀。我有信心本港在邁向「亞洲世紀」時，會繼續繁榮興旺。然而，我們切不可把成功視為理所當然。成功絕非必然。我們要繼續繁榮，有賴於我們能否維持一個適合工商業發展的環境」。本人很同意這個看法，但今天彭督方案已使中英的交往陷於僵局，中英聯絡小組暫時停止活動。「另起爐灶」之說，甚囂塵上，香港經濟前景遇到更大的挑戰和困難。因此，政府當局對預算案所提出的建議，應加倍小心研究，並且應設立財務檢討的機制，經常檢討各部門運作和配合實際的情況，就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對於整份預算案，令人最擔憂的就是通貨膨脹，可是政府似乎無甚麼良方去解決通脹問題。財政司在預算案內，只提及「通貨膨脹問題是任何人——無論是政府、商界或是市民——都不能掉以輕心的」。其實這是說了等於沒說。這幾年來，通脹是社會的頭號敵人，市民深受高通脹的威脅，在這情況下，政府應該考慮減少公共開支，提高效率，控制公共事業加價，加強培訓勞工，使勞動人力增加，增加土地供應以平抑樓價，全力協助消除通脹壓力。但今次的預算案反而動用儲備，建議赤字的預算，同時提出多項寬減薪俸稅的措施。這些措施，必然刺激通脹，在這情況下，我們可預料一連串的增加，例如巴士加、的士加、地鐵加、渡輪加、租金加、差餉又加，加！加！加！不知何時市民才可以不差？財政司雖然估計通脹率今年是 9% 左右，但照目前的情況，未來兩三年，本港的通脹可能高企兩位數字，低收入的人士，節省的稅款未能彌補物價上漲的損害。只有有效地打擊通脹，政府才能藉赤字預算，做到真正「藏富於民」。若否，不但影響市民對港幣的信

心，而每年兩位數字的通脹，使購買力減少，亦影響九七年後政府管治的能力。九七年英國政府答允留下給特區政府的 250 億元儲備，在今日可能買到一個沙田柚，九七時恐怕只能買到一個桔而已。至於這個是否一項陰謀，抑或一個理智的決定，只能到時才能蓋棺論定，作為一個受人民所托的議員，午夜夢迴，能不汗流浹背！

有關基建方面，本人身為新界西的民選議員，對政府當局終於能正視新界西交通問題，感到非常欣慰。多年來，運輸署在這方面深得太極張三丰的真傳，不斷原地踏步，居民生活質素長期受到不利影響。預算案提議撥款 10 億元改善屯門公路，以及 40 億元與財團合作，興建第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此項設施對解決新界西北交通擠塞和紓緩中港貨運急升的壓力，有很大的幫助。本人對此，十分讚賞。然而，為了改善屯門公路，加建一條上斜坡的慢線，無疑可改良現有的困境，不過，在興建過程中，雖然盡量減少對市民的滋擾，例如只在夜間動工，但無可避免地影響現時車輛流量，使交通更為擠塞。本人建議，不如將這 10 億元，移為第三號幹線的投資，使投資於第三號幹線增至 50 億元，務必提早動工，提早完成，比較將屯門公路修修補補，更為有效。至於有些議員提議先興建第三號幹線葵涌橋一段，是不顧大局的自私行為，本人深表遺憾。由於中港貨運日益增加，集體運輸系統——例如鐵路亦刻不容緩。根據最近本港鐵路運輸研究，據聞新界西，南北行走的鐵路，名列優先次序之首，本人深感高興。事實上，只有集體鐵路運輸系統——例如鐵路，才能真正解決新界西長遠交通問題。最近，珠海市提議興建「珠屯」大橋，提供另一條與珠江三角洲的通道，實應列入未來發展策略。港府應對此提議，積極提出回應。

除了基建之外，預算案對本港工商業的鼓勵，可說仍然不足。由於香港前途問題和政制爭拗影響投資，在這過渡期，當局應加強和推進工商業的角色。例如制訂特別措施，協助中小型企業發展，鼓勵他們購置廠房和先進的設備，同時協助工商業在高科技研究方面的發展，促進本港更理想的工商業環境。

有關夾心階層住屋計劃。財政司建議撥款 20 億元，在未來兩三年間，提供資源，直接資助 3000 個家庭置業。這個政策已引起不少批評，認為是成本高，效益低的投資，同時對樓價亦有間接的刺激作用。實在是「好心做壞事」。要怎樣才能最有效運用該筆撥款，令到更多人得到益處？目前已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方案。本人建議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邀請各有關人士，特別是夾心階層，參與策劃，在各界人士集思廣益的情況下，相信更容易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可以令更多人受惠。

另一方面，財政司撥款興建北區醫院，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但近年來市民關心的醫護人手短缺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本人在此再一次促請當局正視這問題。當局應未雨綢繆，及早制訂具體計劃，否則，北區醫院可能與其他醫院一樣，因缺乏醫護人員而影響運作，使有病的市民只能望洋興嘆！

福利方面，政府對退休保障計劃的承擔，尙未有明確的表示，而富戶雙租政策，雖經本局反對，亦未有定論，至為可惜！現時很多公共事業，都樂意為 65 歲的老人提供優惠，奈何證件查核需時，阻礙整體商業運作，本人同意很多其他議員所提出的方法，是政府發行一種「老人咭」，使提供優惠機構的人員容易辨認，也減少老人家的麻煩。

總括而言，財政預算案的建議有喜有憂，喜的一面是預算案惠澤各階層人士；憂的方面，就是大幅減稅和推行赤字預算，刺激通脹，淘空儲備。同時預算案是基於很多樂觀的假設，在目前中英爭拗的僵局情況下，本人建議當局對其政策必須經常加以檢討，以確保其政策實際可行。為達到預算案的目標和保持香港平穩過渡、安定繁榮，本人促請當局在政治、經濟、和民生方面，尋求一個平衡的發展。

主席先生，謹此陳辭。

李永達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有不少人認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大灑金錢，討好各個階層、各個政黨。但事實是否如此？無疑，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較去年有相當的進步，可是卻挑起不少階層之間的矛盾。而一般低收入市民亦會問，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有甚麼照顧到他們？居住於木屋、臨屋、籠屋和在私人樓宇捱貴租，正在輪候公屋，或每次在居屋抽籤中都不能中籤，失望而回的居民同樣會問，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有多少金錢用於改善他們的生活呢？難道只是每年用於清拆和改善寮屋區的三、四億元？

辛苦的低下階層，不能在財政盈餘的情況下分享他們共同創造財富的成果，自然對 20 億元直接資助夾心階層的做法有所不滿，要解決這個矛盾，並非叫政府收回 20 億元便得到解決，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對市民的房屋需求有真正的承擔。

政府採取何等措施，港同盟才認為政府對市民的房屋需求有所承擔？首先，政府應該增加興建公屋和居屋的土地；第二，撤銷房委會每年上繳中央政府的利息和分紅；第三，現行以「私人機構優先」的長遠房屋策略改為以公屋居屋混合模式為主導；第四，繼續打擊炒風，遏抑樓價，開徵物業銷售稅，居屋及夾心階層居屋不應與市值掛鉤。有關中央政府與房委會的財政安排和物業增值稅的問題，希望財政司在下星期的回覆中給與我們一些意見。

20 億元的夾心階層資助計劃，只不過是少部份家庭的安慰獎，而該計劃根本完全無觸及房屋問題的關鍵所在，既然沒有對症下藥，針對現時畸型和不公平物業市場的成因開刀，問題怎可能有解決的一天？

在現時樓價稍為放寬的情況下，地產商又在協助中產人士置業的堂皇口號下，再三催促政府放寬樓宇按揭成數，如果政府一旦接受這樣的意見，則樓價會再度攀升，中、下階層只會更難以置業。港同盟認為政府應繼續遏抑樓價而採取下列措施：第一，政府應繼續及緊密監督七成按揭及印花稅對冷卻樓市的成效，研究對遏抑樓價施行進一步措施，而目前只能考慮對經審核及一定數量內的首次置業的夾心階層，考慮放寬樓宇按揭比率。第二，稅務局應加強追收炒賣樓宇所得的利得稅。第三，進一步限制樓盤內部認購，令用家可以從大業主直接購入單位，減少炒賣活動。

至於夾心階層住屋長期計劃的措施，我們認為應該包括：增建夾心階層居屋，在九七年前興建不少於二萬個這類型的單位，並盡可能於九三年，即今年年底開始發售首批一萬個夾心階層居屋樓花，以增加供應來調節市場，遏抑樓價。待九三年底發售樓花後檢討樓價市況，以決定這幾年內須否進一步全面推行這個計劃。

港同盟的建議，是希望更多的夾心階層能夠受惠。可是，政府現時連施政報告的目標，即是令 13000 個夾心階層受惠，亦可能難以達到。規劃環境地政司指出，三年內令 3000 個夾心階層在短期計劃中受惠，而首批 5000 個夾心階層居屋可能有待九六至九七年度才完成。於是九七年前只有 8000 個夾心階層受惠，離 13000 個的目標尚有 5000 之多。這個問題要得到改善，必須首先增加用作興建夾心階層居屋的土地。中英近期的政治爭拗，不應影響雙方在民生問題上的合作，我們促請中英土地委員會應及早召開會議，以批出九三至九四年度的土地。

最近地產代理專業協會的建議，令 12300 個單位的需求在九三至九四年度一次過出現，這個建議是我們反對的。這是因為必然造成托市的局面。以下，我將會進一步解釋港同盟對 20 億元如何更有效和更公平運用的立場。

談到以 20 億元現金直接資助的方式解決夾心階層的問題，港同盟並不贊同，更對於 20 億元只能夠協助 3000 個家庭的做法甚有保留。港同盟認為，在短期計劃中，應能讓更多家庭受惠，及盡量減少此計劃對私人樓宇價格的刺激。港同盟分析到現時夾心階層在置業上最大困難是沒有足夠的儲蓄來支付首期，所以我們方案的特點如下：第一，以免息首期借款代替直接資助；第二，每個家庭只可借必需的首期或不高於 30 萬元以應付樓宇首期；第三，受惠的家庭在首三年毋須還款給政府；第四，由第四年開始，受惠的家庭分 10 年每月還款給政府；第五，為減少對樓價的影響，計劃應分三年實施，每年批 2200 個家庭，每年再分四期，每期約批 550 個；第六，在轉售限制方面，透過此計劃所購得的私人樓宇單位，在五年內只可以原價或低於市價售予房協，五年以後若轉售，須連本帶利歸還政府，以遏抑炒賣活動；第七，此計劃實施一年後作檢討。

主席先生，本人亦關注到由房屋協會執行這個計劃時，怎樣可以令房協向立法局交代？皆因房協與政府關係是非常疏遠，與我們則更加疏遠，而且房協僱員亦不屬公務員體系，所以，我要求房協在簽訂任何協議前應諮詢立法局意見。

主席先生，這兩天的辯論，有很多同事都談及夾心階層住屋問題，但涉及 300 多萬人的公共房屋問題則少人觸及，原因很簡單，房委會的財政安排自八八年開始獨立，而且亦無需向立法局申請撥款；立法局運用財政撥款監督政府部門的做法對房委會便用不着。

但房委會所釐訂的各種政策，如富戶租金、重建、木屋清拆等，時常受到批評。我相信在立法局投訴組中佔最多投訴的亦是公共房屋問題。兩日前，行政局第二次否決房委會所通過的出售公屋計劃，這反映一個徵兆，連最高決策當局對房委會所訂政策亦有所不滿。今日，房委會通過繼續執行富戶政策，明顯是不尊重立法局的決定，我在此表示不滿和遺憾。

改善公共房屋政策必須從改變房委會的組成辦法及它向公眾問責問題入手。現時房委會委員全數由總督委任，所以只須向總督負責。這種方式能否產生一個有各階層平衡代表及向市民負責的房委會，實屬疑問。從過去房委會的組成和制訂的政策，可以說這點是實做不到的。

因為房委會並不是一個政府決策科，立法局只有透過質詢規劃環境地政司去質詢房委會所訂政策。這種「隔靴搔癢」做法，根本不能令房委會向有民意基礎的立法局負責。經驗告訴我們，立法局令財政司修改政策的機會比房委會大得多。

港同盟建議房委會改革應有以下兩個方向：

組織方面：

- (1) 房委會的組成應包含立法局議員互選的成員。
- (2) 由總督委任的人士，應得到立法局同意。
- (3) 房委會主席應由民選的立法局議員出任和由委員互選產生。

問責方面：

- (1) 應考慮通過一些改變，令房委會主席及轄下小組委員會主席能出席立法局正式及小組會議，直接解釋政策及解答議員質詢。
- (2) 房委會所制訂的政策，應在立法局內辯論。港同盟相信，上述建議應可以其他法定機構作為參考。我們相信透過上述改變，一個負責的房委會才會出現。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李家祥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

I. 財政預算：令我們可具信心地策劃的工具

財政預算主要是一種計劃工具，可促進有效管理。去年，我促請政府要具信心地為未來作出策劃。事實上，香港正位於一個迅速發展的華南地區的中心點，又有誰可以沒有信心？我們有充裕的財政儲備，而財源又會繼續滾滾而來。其實，香港已引起世界各地羨妒。在這晴朗的天氣下談陰霾黯暗，對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

對於今年制訂預算案程序的開放態度，各位議員看來普遍有良好印象。我們有充分的機會在編製期間提出投訴和作出建設性的建議。至於我自己，卻有少許意見要留待今天才發表。只要約略回顧我曾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便可發覺它們大多已獲解決。

- (1) 去年，我曾投訴決策科首長無法為未來確切定下計劃。當時的中央資源分配方法令他們難以作出長遠的財政承擔，亦因此令他們容易成為從政者抨擊的對象。現時政府已就大部份截至一九九七年的決策範圍定下確切計劃，而各科首長亦獲授所需的財政權力和職責。
- (2) 鑑於跨境活動不斷增加，我曾促請政府檢討以本地生產總值作為唯一量度本港經濟增長的方法。政府現正研究編製國民生產總值統計資料的可行性。
- (3) 既然肯定本地生產總值會偏向低估香港的實際經濟能力，我曾提出將政府先前所定的 16% 公共開支總額上限提高。政府現時採用以本地生產總值的 20%，作為制訂中期預測時所依循的上限。
- (4) 有關財政司如何運用港人將辛勤賺取所得的積蓄付託給他這個問題，我曾請求財政司不要守口如瓶和堅持採取獨斷獨行的態度。財政司現在已給與我們充分的機會，共同制訂預算案的規則，希望本局現時能發揮團結精神，一致支持這份預算案。

II. 共享繁榮建未來

今年，財政司恰當地表現了信心。他其實想帶領我們共創繁榮。繁榮並不是單靠碰碰運氣，而是需要銳利的目光、周詳的計劃和克苦耐勞。我們可以從中期預測中一瞥這種目光。

中期預測是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時首次採用。截至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前的首五年，它就政府其後四年的綜合現金流量作出預測。去年，這個預測加入額外的一年，將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包括在內。在接到今年預算案演辭時，我首先是翻閱附件 A 有關中期預測的這一頁。我當然希望能找到對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這變化莫測一年所作的預測，但預算案內並沒有提及；到了一九九七年，時間就停頓了。再者，綜觀這些預測也找不到繁榮的跡象。隨着現金流量年復一年出現赤字，看來這較像一大疊要支付龐大興建費用的帳單。這是否正是政府選擇以不公平的方法來顯示其帳目，還是我們勇敢的財政司，或者畢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推測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所享有的真正繁榮？

III. 需要制訂長期財政策略

我並不懷疑預算案演辭內所披露的長期基本工程的價值。我要說的是，由於缺乏清晰的長期財政策略，更加令人感到政府在這方面缺乏遠見，10 項新措施要耗費 200 億元，令人強烈感到這是屬於短期和一次過的決定。在我之前發言的議員已迅速指出，一些像稅基的穩定性、通脹、房屋和基本工程計劃等這類問題，全部都是以短期的考慮因素作為準則。財政司已顯然自招指摘，就是他可能過於倉卒決定犧牲整個經濟體系的長期經濟利益，以求迎合獲優先考慮的短期政治因素。我會盡力說明這一點。

IV. 稅基的穩定性

隨着極受公眾關注的收窄稅基措施，我們現時愈來愈依賴利得稅、股票和物業買賣的印花稅，以及高收入僱員的薪俸（很可能他們的大部份收入是來自與工作表現有關的花紅）。這些稅項，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性質根本都是高度浮動不定。這些稅項的收益會隨着每次經濟起伏而增加或減少。雖然這種現象並沒有對我們的財政狀況構成即時的威脅，因為我們目前有蓬勃的經濟，也有正常儲備水平作為緩衝，但必須盡早展開研究工作，確定一個更穩定的中／長線收入來源。在這問題上，我更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再次警告那些希望不斷削減政府費用和收費的人士。這種策略可能會帶來短期的政治滿足感，但卻嚴重損害政府整體收入的基礎。過度削減這種極為穩定、簡單和有效的收入來源，會有可能令我們的課稅架構返回早期的黑暗時代，或者甚至更倒退的是，加速我們對另一種作為取代的間接稅的長期需要。

V. 夾心階層住屋問題

建議中的臨時計劃顯然是一項應急措施。在這項計劃下，物業發展商很可能會跟夾心階層得到同等的利益。各位議員已提出一個正確論點，就是如果能夠有一套適當的長期策略，那 20 億元注資便可令更多人受惠。

VI. 通脹

這個問題也同樣有很多人發表過意見。倘若對通脹仍束手無策，便應有一些更廣泛的措施來紓緩通脹的負擔，並應探討一些長遠的解決方法。我在此要特別提及兩批社會上的貧困人士，這並不包括那些已經領取社會保障金的人士。

- (1) 使用福利服務的人士：為免重覆，我在此全力支持許賢發議員提出的意見，特別是他建議政府應增加獎券基金。我在過去兩年曾不斷提出同樣的要求。一次過注資整筆款項並不能確保長遠的社會福利服務能有持續的改善，遑論是循序漸進的改善措施。
- (2) 退休基金：要依靠固定收入和儲蓄的已退休高齡人士，是完全受通脹的不良效果所影響。政府必須認真致力設立強制性退休計劃，作為長遠的解決方法。

VII. 基本工程計劃

龐大的基本工程計劃驟眼看來有其表面吸引之處。在過去幾年，建造業實際上一直缺乏政府的工務工程。但我認為，突然加入大量工程也不是明智之舉。我們不能夠以另外一種方法犯另一種錯，作為糾正和補償先前所犯的錯誤。如果突然「轉波」，會令建造業產生「時行時止」的循環效應。這種做法亦會嚴重抽掉一些例如勞工的稀有資源，並影響工程的質素。經過這輪強猛的「惡補」後，又再一次令建造業要作出痛苦的調節，以緩和過剩的生產力。當然，政府是可以更平均的手法進行這項計劃，就是將有關工程按生產力分散執行，這樣便能幫助建造業維持穩定的增長、紓緩通脹對經濟造成的壓力，並提供更優質的工程。

VII. 政府必須抱合作的態度與聯合聯絡小組接觸

中期預測在未來數年所肩負的任務及制訂長遠策略的需要，都使政府沒有可能不將計劃跨越一九九七年。政府當局是無法迴避這些問題的。單是一個水晶球不足以令我們跨越九七，我們還需充分的忍耐和外交手段。我們必須抱合作的態度與聯合聯絡小組進行接觸。我們需要財政司與中國政府進行磋商，然後制訂有彈性的長遠政策，為香港帶來長遠的利益。

IX. 盈餘或赤字：一個化裝舞會

我去年演辭的主題是環繞着本局的「三文治」舞會，一個適度慶祝預算案累積鉅額盈餘的舞會。各位議員心裏、腦裏和演辭裏所表達的都是三文治。今年，我們又有另一個舞會。李國寶議員認為，這次是三月的聖誕舞會。我卻認為這次只不過是一個化裝舞會，沒有一個人是以真面目見人。在那件紅色長袍的戲服下也不是聖誕老人，而仍是那位非常精明、有創意的蘇格蘭會計師。

部份發表意見的人士顯然是對赤字這個意念表示關注。我的看法是，這是另一次經營盈餘，只不過粉飾成臨時赤字而已。

- (1) 政府在書面回答本人所提的一條問題時，指出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的開支中，約有 105 億元是涉及那 10 項一次過進行的新工程。在正常的經營情況下，如果摒除這些額外項目，來年的經常收入仍會超過預計的開支。換言之，如果按照一般採用的會計原則，這些新工程的成本應顯示在盈餘一欄下，並轉撥入各項基金中。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款項只不過是近似從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的意外盈餘中支出的特別股息。無論我們採取哪條路線，實際的情況是，這筆 105 億元的款項大部份是由儲備轉撥與由法定團體持有的營運基金和其他基金。這筆款項只是從政府的帳簿中消失，然後落入其他不顯眼的帳戶中，而政府仍對這些帳戶維持全部或局部的控制權。如果我們接納這些轉撥款項是採用一次過的非經常性形式，在未計算這些非經常性項目前，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的預算案便應顯示一筆約 70 億元的經營盈餘。
- (2) 只要分析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過往每年的預算，便會發現政府曾作過 21 次的赤字預算，其中只有五次是準確的。就算是我九歲大的女兒寶怡也很容易計算出這是一個奇差的成績。既然政府所作的預測是基於一向的審慎作風，今次的溫和赤字如果要成為事實，便只有大概四份之一的機會。

X. 付諸行動

要挑剔政府的預算案永遠是件容易的事。不過，肯定更容易的是維持本港一貫的務實和積極作風，支持預算案整體上的合理分析，然後促請政府付諸行動，為市民帶來福祉。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文世昌議員致辭：

當財政司麥高樂先生在三月三日宣布了財政預算案後，一些報章的報導說財政司大灑金錢，一改以往作風，進行赤字預算，甚至北大人也看不過眼，要在香港這個環境下指指點點；甚至有人將這個財政預算案跟政改草案扯上關係，說財政司「大灑金錢」是有政治目的。但無論是否有政治目的，綜觀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都不能算是「大灑金錢」，因為政府仍然未能透過稅收及公共開支改善貧富不均的現象，亦未能大幅改善民生。市民仍然要在高企的樓價及昂貴的租金下生活；低收入人士仍然被納入稅網；社會服務，包括社工人手、醫療護士人手仍然不足。因此，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仍是個差強人意的預算案。

首先，在個人免稅額方面，所增加的幅度，從數字上看，增加了 22%，好像是有很大的增幅，可是看看那些年薪 56,000 元，亦即是月入 4,700 元的水平。月入四、五千元的單身人士也被納入稅網，實在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以香港現時的生活水平，再加上急劇的通脹，我懷疑四、五千元的月薪是否能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因此，現時的個人免稅額實在太低。即使是港同盟所建議來年度個人免稅額為 70,000 元，也只是一個溫和的幅度，在今年有 205 億元盈餘及 1,196 億元的儲備，政府實在沒有理由不將個人免稅額提高至合理水平，而仍要將低收入人士納入稅網。

市民的生活質素亦因居住問題而降低。香港雖然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蓬勃、出口強勁，但市民卻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為了一所五、六百呎的居所，要傾盡半生積蓄，收入的大部份用來供樓，這難道是香港經濟成長應有的成果嗎？為什麼離我們香港不遠的新加坡可以做到的，我們卻做不到！我們不要忘記，現時公屋租金不斷上升，居屋售價又與市價掛鈎，私人樓宇價格仍然處於一個很高的水平，全港市民均為了住的問題而頭痛。而今次預算案建議用 20 億元協助三千個夾心階層家庭於私人市場上購買居住的單位，本局同事已多就此問題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三千個家庭佔整個夾心階層未擁有物業的家庭數目，不足十份之一。財政司又如何解決超過 90% 的夾心階層居住問題呢？政府絕對不能夠單是拿 20 億元出來，就算是對夾心階層住屋問題有了交代。要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政府應改變長遠房屋策略，以多種選擇的公營房屋為主導。事實上，拿出 20 億元由政府建樓，再賣給夾心階層家庭，可能比現時這個「四不像」的資助計劃更化算，更能幫助到市民解決居住問題。因此，政府是責無旁貸，在居住樓宇的房屋供應方面，承擔起一個更加積極的主導角色，才能在長遠來說，幫助市民安居樂業。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對研究及發展的承擔也未有增多，對香港經濟發展，將形成很大的阻礙。香港經濟已急劇轉型，勞動密集的工業大部份已遷往華南地區，但香港的第三產業，包括服務業及高科技仍然未能起飛，甚至比南韓，台灣、新加坡還遜色。我們等了很久的「科學園」千呼萬喚仍未有動土的消息，香港的科研發展，及其教育培訓好像可有可無的狀態。難怪一些企業沒有撥出太多資金作科研，連政府也那麼短視，把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放在一個很低的次序，香港未來的競爭能力只會被進一步削減和削弱，不但被台灣、南韓，新加坡拋離更遠，也會被馬來西亞、泰國迎頭趕上。

除了研究方面及研究的教育培訓不足外，基礎教育在香港的發展也是後天失調的。既然，現時有九成以上三歲至六歲的小童就讀幼兒園及幼稚園，幼兒教育在香港已成為一項必要的事業。事實上，「三歲定八十」，幼兒的心智、能力在這階段影響很大，隨着香港經濟不斷增長，幼兒教育的質素也應極待改善。今年財政司對幼兒教育的承擔簡直出奇地少，只擴大學費減免計劃，使額外 32000 個家庭符合減免學費的資格。那麼，幼師待遇偏低、幼兒教育質素未能提高，這些問題，為甚麼完全沒有觸及？政府何時才會將幼兒教育逐步納入全面資助範圍，以使幼兒教育質素能有所改善？我們未來社會的小主人翁，甚至可能會有一些天才兒童，會否因此而被扼殺了創造力、思考訓練，及性格的培養呢？

因此綜觀整個財政預算案，財政司仍然是非常保守地理財，溫和的赤字預算，不但未能強而有力地刺激經濟增長，以往被忽略積壓已久的民生問題如房屋、教育亦未能因溫和的赤字而得到突破的改善，因此財政司仍然未脫出保守理財哲學的範圍。赤字與非赤字在外國並不是一項大問題，因為公共開支與稅收只是一個財政策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能否達致改善民生及使經濟增長的目的。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離上述目的仍有一段距離。

本人希望就婦女問題及文化藝術方面的撥款，談談政府的承擔究竟是否足夠。一向以來，雖然婦女佔本港一半人口，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影響重大，但政府在資源分配方面一直將這個重要社會環節放在一個非常低的優先次序。其實，婦女面對着種種問題，包括我們討論過的虐妻問題、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兼顧事業與家庭、幼兒托管等的問題，但在資源分配中，幼兒教育、幼兒托管等被政府所忽略，使婦女在兼顧事業與家庭時有很大的壓力。政府不應在財政策劃上繼續忽視和忽略婦女的重要性。

至於藝術撥款方面，雖然財政司在今年額外注資 3,000 萬元給戴麟趾基金來推廣表演藝術，但預算案內卻沒有提到如何運用這筆款項，以何種形式和在何時可以撥款給藝術團體。問題是，這筆款項並不屬於演藝發展局，而政府會根據演藝發展局的意見來作分配，這會否導致一如演藝發展局只照顧一些主流藝術團體的問題呢？政府又如何可以確保該筆款項有效地運用，達到低成本高效益的經濟原則，令到更多文化藝術團體真正得益呢？最近政府發表了《藝術政策檢討報告書》，倡議成立一個藝術發展局，但政府有否預留款項給藝術發展局來取代演藝發展局呢？抑或兩局並存然後互相競爭有限的文化藝術撥款資源呢？事實上，我希望財政司能夠考慮到目前演藝發展局對文化藝術團體撥款缺乏明確標準的做法，取代演藝發展局而改由一個更能照顧演藝、視藝、文學及電影藝術的多元化藝術發展局，負責向文化藝術團體撥款，因為這才可以避免功能重疊、官僚機構臃腫的機制，同時，藝術發展局亦會以公平、簡單及公開而又具彈性的資助程序，讓各文化藝術團體有例可依而申請資助撥款，這才會符合理財的經濟原則——低成本高效益功能，又能向公眾及立法局負責。

此外，本人對財政司給與香港電台的微薄撥款大表不滿。政府在過去三年對香港電台的實質撥款，在扣除通脹後實質減少 16%，員工人數減少 12%，而每周電視節目的製作量由 12 小時減至九小時。政府今年對港台的撥款一如過往，表面看來是增加 2.1%，但當撇除通脹後，我們知道實際是負增長，這樣肯定導致港台沒有足夠資源製作一些高質素節目給與市民收看，最終蒙受損失的也是市民。

今年財政預算案亦根據去年一樣，最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是，政府隻字不提港台公司化及預留款項給港台進行公司化，來使港台的運作符合經濟原則——即低成本運作、高度經濟及管理效率運作的功能。政府制訂港台公司化建議已多年，但一直以來一拖再拖，延誤經年，使港台公司化計劃一直未能得到落實，令港台蒙受沒有效率、官僚主義及士氣低落的沉重打擊。這更加令到港台的運作與理財的效益原則背道而馳，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落實港台公司化來改善目前港台的種種不善之處。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潘國濂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一個良好的政府必須具備一個完善的財政管理制度。但是，過去一年，香港政府並未能證明它真正掌握這個條件。

在預算案第 41 節至第 54 節裏，財政司解釋一九九二至九三年的盈餘將較預算多出 130 億元，誤差之大令人驚訝，充分表露了政府理財的弱點。預算案裏沒有提及的，是財政司去年的預算案對一九九一至九二年的盈餘已經低估了 72 億元，所以，總誤差已經達到 200 億元之數。這樣的理財表現在難以令人滿意。

在收入方面，一九九二至九三年的數字將比預測高出 70 億元，這些高出的收入是由於香港的經濟活動增加所引起，例如增加了利得稅、印花稅等收入。政府對香港經濟活動的估計有這樣大的誤差，著實令人費解。每年財政司在預算裏，用相當的篇幅、數字和圖表，解釋他對將來的經濟預測，並出版兩本書分析去年的經濟基礎和來年的經濟展望，給人的印象是政府對將來的經濟活動掌握了豐富的資料和有準確的預測。但事實上，收入預測的龐大誤差，就證明了這些都是假象。

在支出方面，誤差主要是來自工務開支，而誤差率是驚人的。去年預算案計劃今年會有 318 億元的工務支出，但是財政司現在修訂的工務開支卻只有 238 億元，相差達 80 億元，誤差率是 25%。那就是說，去年財政司要求立法局同意的每 100 元工務開支，只有 75 元是需要的。這樣的表現是非常令人失望，亦充分顯示政府財政管理機制的失敗。

在預算案第 46 節裏，財政司指出：「支出低於預算意味著無法在預期時間內完成工程」。我同意他這個說法，但是他只是道出了財政管理問題對市民所帶來的部份影響。

無論是一個國家、地區、或者企業，財政資源都是有限的，而財政需求是無限的，各部門和各發展項目的財政要求加起來必定高於有限的財政資源所能負擔，其結果就是一個財政資源分配的程序。較重要的項目便會較早分配得較多的錢，而較次要的項目便會較遲分配得較少的錢。

但是，這個分配的過程，是有賴於對財政資源和各個發展項目的財政要求有準確的預測。否則，應該去執行的項目會因對財政資源過份低估而被遏抑，而項目發展的先後次序亦會因預測的誤差而被錯誤安排。最終，公眾得不到他們應得的設施和服務。

政府去年財政管理的誤差所帶來的結果是，廣大的市民得不到他們應得的設備和服務，而廣大的市民在事實上沒有真正需要的情況下多付了稅款。

主席先生，北區醫院其實可以早些興建，但是由於對財政能力的估算誤差，該項目一拖再拖，以致現在要匆匆上馬，急忙趕在九七年之前完成。

在新機場項目方面，政府爲了財政理由，只爲新機場及機場鐵路提供部份資金，以致這些項目需要龐大借貸，出現所謂「或有負債」的財務計劃。由於受這樣的限制，這兩個新機場項目無法得以順利進行。其實，如果政府當時的財政預測是準確的話，增加投入 200 億元資金入新機場和機場鐵路應是絕對可行的。延至今日，新機場項目已因爲政制糾紛而由財務問題提升至政治層面，解決遙遙無期。它之所以錯過良機，可說是很大程度上由於政府對財政預測的失誤所致。

預算案花了不少篇幅談補救的辦法，注意力集中在工務科如何更有效率去執行工程。我覺得這樣只是處理了問題的一小部份。我們的問題是財政預測不準確，財政資源分配因而被錯誤引導，工程項目的財務審批過程沒有關注它們按期執行的可靠性，以致工程管理的不夠精密。我敦促政府，除執行預算案內的措施外，必須對財政管理作一個全盤的評估和修理，盡速改善目前的狀況。

主席先生，當我第一次看完財政預算案的時候，我的感覺是悲傷的，我爲香港人悲傷。去年財政司提出預算案，作出五年的財政預測，今年的預算案裏則只有四年的預測，至一九九七年止。到了明年，預算案只有三年，到了後年，預算案就只可以有兩年。

香港政府的管治權到一九九七年終結，但是，一九九七只是政權移交的日子，而香港的經濟建設是不能因這一個日子而停頓的。在北區醫院興建的同時，香港需要興建其他醫院，第三號幹線之後會有其他幹線應該興建，這些項目都要跨越九七。鐵路交通報告正在草擬中，對東九龍地下鐵路、將軍澳地下鐵路、各區輕便鐵路、和連接中國的貨運鐵路都會有所考慮。香港的建設總不可以在九七年便停頓下來。財政司的預算案以一九九七年爲終點，是否意味着橋樑、公路可能會因合同只批到九七年而只建半條，新醫院可能會因合同只批到九七年而只得半個手術室。我相信這種結果並非香港人所願意見到的。

中英聯合聲明是建基於中英兩個主權國的合作。如果沒有雙方的合作，根本沒有需要訂定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接受中英聯合聲明是基於一個信念，認爲中英雙方會衷誠合作，主權可以順利移交，而香港的繁榮穩定可以得以持續。

要體現這個信念，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基本建設是不能中斷的，應該是沒有九七年規限的，香港的預算案因此亦需要是延續的。

主席先生，香港人對中英爭拗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肯定地說，他們希望中英雙方放下歧見，重回中英聯合聲明的合作基礎上。我期待著，在下一年能看到一個中英雙方都認可，而又跨越九七年的財政預算案。

本人謹此陳辭。

馮智活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本人謹代表港同盟就財政預算案環境事項發言。從報章的報導及庫務司在二月廿六日記者會上的發言稿，我們收到的訊息是，政府在來年將大幅增加環境方面的開支。但當我深入研究有關數字時，發覺原來環境開支增長根本稱不上是大幅增長，以實質增長計算，今年只較去年增長 14.1%，與總公共開支增長 12.5% 比較，相距並不遠。

自八九年以來，每年的開支增幅更有下降趨勢，由 130% 下降至今年的 23.9%。環境部份的開支佔總公共的開支仍然是各組別中最低的一項。去年政府預計今年環境佔總公共開支會有 3.3%，但最後政府修訂為 2.6%，即 40.5 億元，實在令人失望。既然今年都不能夠達到 3.3% 的指標，政府又以甚麼準則估計未來幾年環境的開支同樣能佔公共開支 3.3% 呢？雖然總督去年在施政報告內宣傳政府未來五年，在環境方面將會有大型工程進行，但從以上的數字顯示，港府對於環境方面的工作仍然差強人意。

本人想提出的問題是，環境部份的帳目是從多個政府部門的帳目綜合而得出來的，其中包括漁農處、土木工程署、渠務署、政府化驗所、規劃環境地政科及海事處的部份帳目開支，最後當然包括環境保護署。與其他計劃項目一樣，環境部份的開支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門帳目之上，這做法當然有其必要性，但對於要快捷而清楚掌握某一計劃項目的整體開支，如環境，並非容易。

另外，究竟政府以甚麼準則來界定甚麼開支才屬於環境部份，希望政府能日後加以詳細解釋。按此推論，政府稱今年的環境部份的經常性開支，有 42.8% 的實質增長，開支達 13 億元，表面上好像政府投入很多資源，改善環境，其實並不是。

例如今年環保署的經常開支增幅達 85%，表面上是令人鼓舞的訊息，在查究原因之後，財政預算案的內容指出：(1) 原本由土木工程署帳目反映的 4.6 億元堆填區開支，今年改在環保署帳目上反映；(2) 其中包括新增的化學廢物處理廠的運作經營費達 2.4 億元；(3) 新設的廢物轉運中心的運作經費亦達 1.4 億元，以上幾點都是令經常性開支升幅大增的原因。雖然增幅有 85%，但其中能真正改善目前污染情況的新設施只是化學廢物處理廠。因此，本人懇請政府詳細考慮在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內，將所有有關的各項帳目，均須詳列在各計劃組別之下，令該組別的開支預算一目了然，減少誤導的機會。

當然港同盟不會簡單地以為，增加撥款便可解決污染問題，我們仍然相信足夠的資源是環保工作成功的先決條件。不過，各政府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亦是相當重要的。基建工程進

展緊迫，各政府部門與環保署缺乏快捷而有效的協調，底蘊是其他部門根本未必肯聽環保署官員的意見，從去年西九龍填海工程提早完成引致大量死魚便可見一斑。而以環保署現時的人手安排，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手監察各項基建工程，基建對環境影響的程度，本人並不樂觀。因此港同盟建議政府增撥人手，加強對基建工程的監察及加強環保署的權力。

以下本人將就各環境問題作出回應。

港同盟對環境保護的一貫立場是，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應忽略環境保護的工作，我們不同意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從外國的經驗，我們知道不及早改善和保護環境，環境污染的後果將會由我們每一個人承受，而實在我們正承受着污染對我們的影響，其中包括空氣污染，導致本港愈來愈多人患上鼻敏感，水質每況愈下，魚類遭受污染及本港水域生態系統被嚴重破壞等等。

港同盟對政府拖延至九七年才全面公布維多利亞港為水質管制區，深表遺憾。因為這個水質管制區應該在九三年實施的，政府否認拖延是基於資源的問題，那麼問題又在哪裏呢？請政府給與合理的解釋。港同盟對於政府對策略性污水計劃額外增加注資 19 億元表示歡迎，不過導致水質污染主因是工商界，港同盟建議政府應盡快向賺取利潤的工商界徵收排污費，以助減低污染。

至於處理固體廢物方面，自規劃環境地政科在八九年公布廢物處理計劃以來，當局並未能完善地執行該計劃，其中以建築廢料不適當地佔用堆填區的空間問題未能解決，不但浪費公帑，而且浪費寶貴的堆填區空間，實在令人失望。

至於空氣污染方面，當局在回覆本人詢問二氧化硫的濃度時，稱本港二氧化硫濃度已由每立方米 33 微克降至每立方米 18 微克，以現時本港只得三個空氣質素監測站，所錄得的數據根本缺乏代表性，本港空氣污染仍然十分嚴重是無庸置疑的。本會促請政府在各繁忙道路，而人煙稠密的地方增設空氣監測站，並加強檢查的工作。

最後，本人作為新界北的民選立法局議員和港同盟成員，一直爭取北區醫院的撥款，港同盟歡迎財政預算案能回應北區居民的要求，撥款 11 億元興建北區醫院。我們希望可以監察北區醫院的興建和醫院的未來質素。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唐英年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年這份財政預算，無可否認，爭議性不大，亦頗得民心。正如很多同事都認為，財政司在非經常開支及稅務寬減上，大致上做到這份預算開宗明義「共享繁榮建未來」的頭四個字「共享繁榮」。我同意，在經濟好景，政府財政盈餘充裕的時候，適當地回饋社會，令廣大曾經與社會同步前進，付出努力的市民，能夠享受到多年辛勞的成果，亦算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正確做法。

不過，我要強調，財政預算案的目標，並不單止處理未來一年的財務安排，它其實有更大的任務，是進行中期經濟預測，甚至長遠的發展策略。但很可惜，從這份預算案內，我只見到財政司空喊「建未來」的口號，但如何建未來，如何令未來香港經濟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令香港在國際市場上可以加強競爭力？政府只做了很少很少，可以說，是乏善足陳的。可能，財政司是文官出身，沒有投資、創造財富的概念和經驗，所以不懂得「小財不出，大財不入」的道理，以致這份預算案，只有花錢的計劃，雖然花得合理，卻沒有長遠的經濟藍圖，這是失敗的地方。

首先，這份預算案，與去年十月總督的施政報告一樣，所有的措施和計劃，只展望到九七年為止，實令我難以理解。一九九七以後，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由港人治港，有關的經濟政策，自然可以一直沿用下去。但今日，我首先看到香港政府自己將九七劃成一個期限。例如過去的預算，一向有預測未來五年的經濟狀況的傳統，但今年只有四年，不知明年是否只有三年，而到九七年三月，恐怕就只有四個月的財政預測就夠了。英國政府到九七年要撤離香港是事實，但香港政府若果連做財政預算，也要與英國政府的態度看齊，就令我非常失望了，令我懷疑，究竟這個政府對 580 萬香港市民的責任承擔有多大？

主席先生，財政司對今年的經濟前景樂觀，經濟增長將比去年更高，我同意。他亦看到，香港經濟有一些隱憂，如貿易限制，中國會否獲延續最惠國地位的待遇，我也同意。不過，上述這些是個別例子，我對中國今年或者明年可獲延續最惠國地位，依然樂觀。然而，這是否表示，香港未來經濟前景，就會一路風平浪靜，大吉大利呢？短期的繁榮，是否等於長期的安穩呢？倘若一個政府不能眼觀八方，高瞻遠矚，謹慎地評估將來，只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實在太被動了。

香港長遠的經濟前景，有一股潛伏着的隱憂，而這些隱憂，其一是來自中國經濟開放，以及中台步向「三通」對香港帶來的衝擊。中國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走向市場經濟，絕對是好事，但站在香港立場，假以時日，我們這個中介地位角色的重要性，就會大大的被削弱。香港的外貿收益，近年一直以轉口上升幅度最強勁，中國正是我們轉口市場的首位；而在中台貿易中，有超過 70% 是通過香港轉口。台灣旅客途經香港轉往中國旅遊探親的數目亦不斷上升；一旦兩岸三通，究竟香港會損失多少轉口貿易和旅遊收益呢？香港雖已成為世界貨櫃吞吐量最多的地區，但上海及沿海省縣正積極興建深水貨櫃碼頭，台灣高雄市亦進行擴建他們的貨櫃碼頭，都足以與香港爭生意。假如我們的 8 號、9 號、10 號貨櫃碼頭未能如期投入服務，估計到二零零六年，香港將要承受 40 億元以上的風險損失。上述種種經濟衝擊，看似遙遠，無需急於解決，但主席先生，若不及早部署，強化本身投資環境和條件，進行自保的話，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是值得憂慮的。

另一方面，香港失業與半失業率在國際水平上，雖一直保持低水位。但長遠來看，絕對不能太樂觀。目前雖然仍以勞工密集的製造業北上大陸設廠為主流，但國內由於勞工夠多，勞工夠平，估計不久將來，北遷將會越來越快，甚至服務性行業，例如航空公司、大集團、銀行的會計部，或者其他不是櫃面的部門，都有傾向北上搬遷，因此隨着香港經濟逐漸成熟，失業率將會向上調整。主席先生，由於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政府不能阻撓工商企業的經營運作方式，但若果由勞工發展到專業界，都出現嚴重失業情況，政府不

能坐視不理。我一向極力主張再培訓工人，提高技術水平，但去年施政報告建議注資三億元進入再培訓基金後，政府再沒有任何積極行動。有關官員認為這筆金額已足夠再培訓目前四、五萬名失業人士。但請不要忽視，未來的失業率，極有可能繼續上升，工人必須保持自己的競爭力，提高技術水平，爭取更多就業機會。這有賴政府與大家的合作，而不是等到大量失業人士湧到總督府前請願，才採取補救措施。在目前高通脹環境下，政府且束手無策，當失業人數大增時，怨聲四起，社會就會出現動盪不安，這是大家都不願見到的事。要保持香港安定繁榮，政府就不能再優柔寡斷，不湯不水的進行再培訓計劃，我相信在座不會有議員反對政府大幅資助再培訓計劃的。

主席先生，我是會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的，但同時，我呼籲政府，正視香港長遠經濟發展的障礙，制訂一套有效的工業政策，並作出應變措施。政府若目光短視，只會作繭自縛。

李華明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很對不起，我和狄志遠議員前往總督府門口，所以遲了，現在狄志遠議員仍未趕到。主席先生，爲了溫故知新，我最近再翻閱上年三月本人對財政預算案的發言稿，及財政司的回覆。發覺一年前我提出的連串問題，例如香港經濟的結構轉變、人口老化、通脹高企等等，財政司在上年的預算案並無積極給與答案。今年的預算案亦再次交白卷。

我的演辭包括三部份：(一)評論稅務方面的建議，(二)分析社會福利的支出部份，及最後談談我如何看政府的理財目標。

第一，稅務建議方面，財政司提出的稅務寬減包括個人免稅額由目前每年 46,000 元增至 56,000 元；稅階方面，在扣除免稅額後的第二和第三個稅階，由目前的 20,000 元擴闊至 30,000 元。對於這個加幅，我們匯點並不滿意。

事實上，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前，社會上一般要求免稅額增至 65,000 元至 72,000 元之間。匯點的意見是：免稅額的釐訂，應同時參考工資中位數和通脹率。以目前工資中位數已遠遠超過每月 6,000 元計，財政司今次的加幅明顯不足夠。對於中等入息人士的稅務負擔，同樣我們匯點也覺得並沒有很大幅的寬減。基本上以私人機構而言，13 個月發薪是十分普遍的，如果一個人月入 19,843 元，便須繳交最高標準稅率 15%，這反映出實際上累進程度仍然不足。

匯點認為有需要認真探討這些問題，亦是財政司於過去幾年時常提到本港稅制出現的問題，例如經濟轉型下的香港需要擴闊稅基和稅種、檢討稅務負擔的公平性，及稅務負擔與社會服務兩者之間的平衡等問題，在今次財政預算案內卻隻字不提。財政司反而強調要保持本港簡單稅制的特色，我們認為這是欠缺長遠目光的表現，對此我們表示失望。

財政司對未來作出了赤字預算(我們對此反而不感失望)，並承諾在未來撥款興建一些拖延已久、關乎民生的建設，包括匯點議員長期爭取興建的北區醫院、改善新界西北部的運輸基建、環境改善等。匯點對這些的撥款興建表示歡迎。

第二部份：關於社會福利方面，我支持昨日許賢發議員提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六合彩的抽稅比例三成，而增加撥款給福利服務。

其他我要帶出福利界關心的問題還有數點：(一)我們曾討論多次的學校社工問題，要到九七年才達到 1:2000，離開一校一社工的目標仍十分遠；(二)專責解決家庭問題的社工平均每一個人仍要處理超過 70 宗個案；(三)任勞任怨的家務助理員的統一薪酬問題已爭持多年，仍未獲得解決。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雖已通過，但也因財政問題而未能解決；(四)多年前已承諾撥款興建、在九三至九四年要有的七間青少年中心，突然在這兩三個月內通知臨時取消資助。很多這些已通過了的政策，因財政問題遲遲未能推行，連花些少金錢來提高我剛才提到的數項社會福利服務也遭拒絕，又怎樣談得上符合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標題「共享繁榮建未來」呢？

最後，我想宏觀地評論政府的理財目標：

財政司麥高樂於預算案第 3 段指出了他理財有五個目標，我想針對首兩項，便是：

- (一) 政府應盡可能提供積極的商業環境，作最少干預而給與最大支持。
- (二) 政府所訂政策及計劃，應在經濟現實及市民期望之間取得平衡。

麥高樂先生理財第一個目標明顯是針對市場經濟，以市場本身為目的。這是香港政府自開埠以來一直所奉行的財經政策，一個毫無保留地偏袒市場的政策。

第二點目標談到「市民期望」時，麥高樂先生曉得不讓市民期望無止境自由擴張，因而說明要把「經濟現實」放進去一併考慮，給與一個框框去「取得平衡」。至於「市場」，卻完全沒有放進些什麼東西使之平衡，不但要「最少干預」，更要給與「最大支持」。單方面向市場傾斜的政策十分清晰。

其實，我們的香港政府要面對兩股巨大而又互相矛盾的力量——(一)以公民意識為基礎追求社會平等與公義的政治力量；和(二)以私有產權為基礎追求富裕成長的經濟力量。這兩股力量其實互相矛盾。

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在追求最大最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對社會制度其實會造成巨大衝擊及破壞，例如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們的堅尼系數能證明這點），環境污染，家庭制度逐漸崩潰。

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必須積極介入，投入資源，規範市場活動，提供社會保障，改善教育，保護環境。

我們經常說「安定繁榮」，既要社會「安定」，又要經濟「繁榮」。但促進經濟「繁榮」的市場恰恰就有可能是最能破壞社會安定的力量。兩者互相矛盾，其實很難共存。要兩者兼得，平衡兼顧，需要高度智慧和技巧。麥高樂先生和歷任財政司不見得在這方面做了很多。

我們有時會感驕傲，以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差點追上英國及澳洲這兩個先進經濟體系，並已超過西班牙及新西蘭；以外匯儲備來說，我們在全球位列第 12，這些皆是驚人的成就。

可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這些誇耀數字的背後，隱藏令人震驚的社會實況。例如過去 10 年，公共援助個案增長達 46%，其中老人個案增長 44%，單親家庭個案增長 77%，而精神病者個案更增加幾達三倍。數字顯示，接受公援的人士，他們所得到的援助遠低於國際貧窮標準——月入中位工資的 33%，以九二年計，我十分強調是以九二年計，公共援助應該達到 2,000 元。但十分可惜，到今年七月一日，我們才開始實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老人只可取得 1,550 元（未計租金）。

當前，我們不能再繼續讓市場橫行無忌，主宰一切。我們要開始計算為不干預政策所付出的社會代價。

若要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繼續運作 50 年，我以為香港社會有需要正視自由市場經濟的巨大破壞力量，重新界定經濟發展的目標，及早安排平衡措施。我們應把整體資源分配和再分配的問題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供本局討論或社會上討論，包括社會福利佔總開支的比重（現在只是來來去去 5.96 和 6.1 這個比例），稅制檢討等，我們匯點常常強調稅收仍然要全面檢討。如此，安定繁榮才有望。

匯點的梁智鴻議員在昨日談了很多有關醫療、基建、政府工程支出低於預算和環保等問題，今日稍後狄志遠議員會分析教育經費、退休保障和新界北區社會服務等問題。黃偉賢議員則會集中討論交通、保安、房屋和老人福利等問題。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我會就幾方面發言，第一是保安。

香港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國際都市，正如其他地區一樣，社會治安和秩序所受到的壓力亦隨之而增加。雖然政府的官員屢次強調，香港嚴重罪案率比其他的國家或地區為低，可以稱說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城市，並因此而感到自豪，但是情況是否真的如此？

根據幾年前一項罪案受害者的調查顯示，其實在受害者當中，可能只有四份一至五份一是有報案的。另一方面，我在多次場合亦說過，香港的破案率，其實不是高的。原因是政府的破案率是以整體的罪案計算，例如襲警的破案率達 100%，但其他罪案，例如打劫、爆竊等，可能是 10% 至 20%。故此，我們可以分析到，一些需要情報或偵查的案件，破案率是相當低的，因此，保安方面不能掉以輕心。有關保安的整體開支增長又是那麼輕微，今年預算案開支只有 1.6% 的實質增長。究竟這個增長能否配合香港現有的情況？

對書面質詢有關海關在緝私的行動中，是否有足夠船隻應用？有關方面欲言又止，最後才透露，在三月份向警隊借了一艘船。我不禁要問，究竟在保安方面的資源分配與各部門實質需要有多大的距離？還有，當我問及警隊在申請撥款時，有哪些項目未獲批准，處長只是列舉了一些輕描淡寫的項目。我擔心警隊高層向中央政府做好人，不敢提出合理申請項目。我希望各保安部門應該認真了解情況。我會從接觸負責前線治安的警務人員在工作中所遇困難，來談及在財政預算上的不足地方：

- (一) 有關保護證人費及情報費用（俗稱線人費），我曾經在兩年的財政預算中質詢保護證人及情報費用的整體開支（但不是個別行動的機密資料），但可惜當局上年拒絕回答，今年又拒絕回答。其實在外國的議會，習慣上，整體的開支情況是可以向議會作出交代，尤其是有幾多百份比的增長，實則數目是多少等。故此，我仍然第三次詢問警務處處長或保安司，究竟這些費用有沒有實質的增長？還是有其他隱藏的原因，甚至是大幅的減少呢？據一些資深前線警務人員透露，申請線人費的程序比以前複雜了，數額亦非常之少。須知道，拿到線報一定要靠線人，不過坦白說，如果打劫數以百萬元計的金飾，但線人費則沒有實質的增長，試問如何獲得線報破案？
- (二) 有關人手的問題，今年在財政預算案中，警方及保安司不斷強調會增加 800 名警務人員上街巡邏，防止罪案，這點看來是值得高興的，但在對比四年前的警隊人數編制，卻發現目前的警務人手竟然還少了 200 多名，對於這點，我希望警務處處長能夠詳釋，究竟這四年來，警隊多了些甚麼工作，少了些甚麼工作？我們見到在某些方面，工作是增加了，例如需要成立特遣隊，或者一些分區警署，但另外有些工作則減少了，例如難民營的管理工作。我希望警務處處長詳加解釋，令到市民確信警力實質是加強了。此外，在書面質詢時，我很驚訝地發現一個在編制上的問題，就是「上層臃腫，下層無人」的情況，九一年三月一日各級的職級跟九三年三月一日的比較，我們發覺總警司級職位增長了九個，但警司級則減少了 18 個，而督察級更減少了 104 個。我們都知道督察是負責帶領小隊破案及從事一般的工作，如果我們減少了 104 個督察，換言之，就是少了 104 隊的行動支援人員；警司負責指揮整個警區，少了這 18 個警司職位，會否影響這個階層的編制。但奇怪地，在中央負責政策釐訂的總警司職位卻增加了很多。我不禁質疑，究竟警隊在人手編制的原則是怎樣；對於偵破罪案的決心又有多大？此外警長及警員的比例，比較其他紀律部隊，是非常之低。使到一些警員擔心沒有晉升機會，或多或少會影響他們的上進心及破案的決心。

再者，很多警務人員都希望我可以在今日這個場合提出看似微細，但影響士氣的投訴，據他們說，他們，尤其是 CID，往往為着工作上的需要，自費買一些增加效率的用品，例如以前的槍袋及快速上彈器等（現在終於有了）。另一方面，傳呼機要自己租，為甚麼？詳細一問之下，原來警隊是有，但屬警隊台，一提便說是「警務處」，我相信如果要收集情報，線人那敢膽「call」你？雖然有些人員亦可借用外面的私人傳呼台，不過幾個月後就要交回。我相信很多做過 CID 的警務人員，長期要與一些邊緣人士保持聯絡，不可以兩個月或一個星期就換一個傳呼機，這樣是會影響他們的工作效率。我曾經見過一個現象，是極端的例子，就是整隊的軍裝人員所穿的鞋是自己購買的，原因是政府的鞋又「滑」、又重。

主席先生，廣大市民及警隊人員都寄望警方能夠盡快公布「警察研究小組」及管理顧問所作出的警隊編制的檢討報告，讓公眾可以參與有關的討論及提出意見，因為近期的種種跡象顯示，這個研究警隊編制的檢討報告只是集中於資源的投入而忽略了管理、人手調配等實際問題，我希望有關當局能夠詳加解釋，而且對於小組以時間不足為理由，並未有將警方的政策、慣例及程序列入研究之列，我們深感失望。我們認為這個原因並不充分，容易使研究變得片面，我們希望警方重新將以上題目列入檢討報告之中，令檢討更加全面。

除了以上警隊內部情況之外，我更希望透過今日的機會，要強調現在的罪案形勢及型態是很先進及科學化，不能輕視。我們要不斷進步。我們要派遣更多警務人員到一些先進國家進修一些有關警隊配備、管理、調配人手、先進犯罪型態的研究課程，令到我們的警隊與時並進，更有效地防止和撲滅罪行。

我高興見到今年財政司在社會福利方面投入更多資源，改善普羅市民生活質素，但我會從過往在九龍西的工作經驗所得，認為在民生改善方面，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今次財政預算中未能受惠，因為，假如能夠深入探討一些低下階層人士的生活情況，就會發現本年度財政預算的所謂大幅提升公共援助金額，只不過是將多年來所壓抑的援助增加，根本不能使生活達致合理水平，很多低下階層的人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下，值得注意。

就社會福利、改善生活質素方面，我會就區內的情況有所回應。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宣布在七月一日開始實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其實已經有 52 位立法局同事聯署要求實施日期改為四月一日。一名單身人士，平均可獲得 2,000 元，比一九九二年的數額增加 320 元，即 19%，表面上好似有很多的增幅，其實這 2,000 元是將基本金額，再加上其他津貼，如高齡津貼、租金津貼來計算而已。例如一個在我選區的單身籠屋居民，他領有的 2,000 元在扣除床位租金、雜費，這等必要開支後，餘下的，每天大約有 30 多元。試問在香港現時的生活指數下怎能生活，故此，有些低下階層的市民被迫長期呆在自己的一個床位角落。中環、銅鑼灣對他們來說，都變成遙不可及的地方，對這個情況，怎可算是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質素呢？我與港同盟的議員都強烈要求基本公援金額應提至 2,000 元。

再者，房屋問題在財政預算案內最為顯著的，算是夾心階層住屋的資助，但究竟低下階層的住屋問題又如何？怪不得基層團體以「傷心階層」形容低下階層。

低下階層長期都面對住屋的問題，一是來自舊區重建、清拆、籠屋管制等等；二是公共房屋供應量不足，尤其是單身人士。

政府在過去的 10 多年都未有正視或者顯示解決問題的決心，港同盟建議重整房委會的財務安排，政府 270 億元永久資本應變為政府對房屋福利的貢獻；房委會不應上繳利息；及在非住宅，如商場、停車場所得的盈餘全部由房委會運用作進一步公共房屋發展，以解決公屋輪候問題，並安置受社會變遷無助的一群。

除公援、公共房屋的嚴重不足外，我還要提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不斷加劇，量度這情況的堅尼系數不斷惡化，這現象已持續了好一段時間，目前香港是在「亞洲四小龍」中貧富懸殊最大的一個地區，政府實在要在稅務政策及福利支出上下多些功夫，以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在房屋方面，現正審議的多層大廈修訂條例將會通過而取消 2A 條款，讓大廈小業主可以取回管理權，與此同時，我們知道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問題、管理問題是非常之多，可以預見政府需要向政務處及有關的房屋人員投入更多資源，以協助居民處理收回業權過程中的問題，但可惜在我書面質詢政務司有關預算時，他竟然答稱沒有為此作出預算。另外，很多的爭執是由土地發展公司引起的。我建議政府撥多些資源給土地發展公司，如果政府認為注資是不大好的話，可以貸款形式進行。使它有充足的資金，不用長期倚賴發展商，以致失去「土發」原先的構想，淪為地產商的一個收樓工具。我希望政府審慎研究注資土發公司的問題。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杜葉錫恩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狄志遠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後，社會人士均對這份預算案表示歡迎。很多時議員都開玩笑地說，若我們稱讚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即表示我們「擦鞋」，而今天我亦準備了鞋油。就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值得稱讚的有兩點：

- (1) 在制訂預算案過程中，財政司有聽取各個政黨及立法局議員的意見。我們感受到財政司的開放態度，這個做法是可取的。
- (2) 財政司聰明地運用這幾年的盈餘，投入更多的資源改善民生建設，這樣做是照顧到市民的需要。

剛才涂議員說九龍西的資源及改善似乎不足夠，相對而言，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卻為新界北的居民提供多項的改善，包括興建北區醫院、在大埔和北區分別設立外展服務隊、加建中學校舍、擴建道路、改善河道治理等。在表面看來，財政司似乎對新界北居民特別優惠，但我希望財政司能夠明白到，這些是北區居民長期所爭取的，是一些很基本的建設。昨天黃宏發議員曾提及新界東的醫療及病床在所有醫療行政區是最低的。我們不斷要求改善大埔及北區的學位比例，但到今年為止，大埔及北區仍有學位不足的問題。要改善新界區的洪水問題先要治理河道，包括深圳河。這些多年來所爭取的項目，對新界居民是非常重要的，而今次財政司能一一落實，我們均表示支持。我在區內舉辦了幾次居民會，有一位居民委託我在這裏說一句話，就是多謝財政司(Thank you)。

有議員批評財政司大灑金錢，討好市民，但新界北居民認為財政預算能改善民生需要，特別是居民多年來所爭取的項目，在資源豐裕的情況下，加強民生改善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做的。而且在制訂預算案的過程中，能多聽取市民及立法局議員的意見，是配合香港政制民主化發展的合理做法。

以下我就醫療、教育及新市鎮的發展發表匯點的意見。

教育

- (1) 對於教育撥款，我們基本上感到滿意。過往一年，立法局及教育界所提出的多項建議，現在可以落實推行。
- (2) 政府要確保資源用得其所，符合衡工量值的原則。
- (3) 增加撥款，改善教育質素是正確的方向，改善教育質素除增加撥款外，教育工作者的配合及參與同樣重要，政府要加強教師的培訓，提高教師士氣，改善教師工作環境，幫助教師認識新教育措施。此外，亦要增撥款項改善工作環境，並協助一班慈善教育工作者有效地配合發展。這樣教育質素才得以提高。
- (4) 若要進一步改善教育質素，要加強家庭、家長與學校的合作，以往家庭及學校都處於對立面，家長接觸學校就是向學校有所投訴，學校接觸家長則被認為家長做得不對，要與他們商量。我覺得雙方應加強合作，有效地協助我們下一代子女成長。

醫療

今年醫療的實質增長有 7.8%，但作為一個立法局議員，我很難判斷這筆經費或這筆撥款是否合理和公道。最重要原因是現在的醫療服務沒有一套全面的政策和合理的人手編制，雖然撥款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是否合乎社會的需要？是否能夠滿足醫療方面的發展，這一點很難作出判斷。若從 8.9% 這個比率來看，似乎有進步，但是否合乎大眾需要呢？我們認為要制訂一個長遠策略，釐訂醫療服務的目標，以及在人手編制方面有合理的水平。隨着醫管局的成立，我們希望能夠增加透明度和效率，但可惜今年的發展似乎在這兩方面做得不夠。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醫管局所提供的資料比去年多，但與我們所期望的仍然有距離，所以希望政府在督促醫管局方面下多些功夫。在提高效率方面，我曾問醫管局的負責人，我們有甚麼方法及準則去衡量醫管局的效率有所提高？醫管局的負責人似乎未能給與一個肯定的答覆，只含糊地說在幾方面已有所改善，效率已提高，我們認為應制訂一個準則或表現指標，來測度醫管局的效率達到哪個程度，使醫管局可清楚地向公眾交代。至於收費政策方面，財政預算案完全沒有提到，我們知道年中時，政府將會公布一份有關醫療及福利收費政策的諮詢文件。政府實施一個新收費政策，增加的收入是用來擴大醫管局的資源還是減低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我希望在日後的諮詢文件，政府能有一個長遠承擔。我們同意一個合理的收費政策，但收取的費用應投入改善醫療服務方面。匯點亦建議政府設立中央醫療保險計劃，以解決醫療服務的融資問題。

新市鎮

本人的選區是一個新市鎮，多年來一直要求作出幾方面的改善。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提及這些改善的篇幅實在太少。我想提出三點：

(1) 家庭服務

新市鎮的婦女面對很大壓力，幼兒服務不足，所以應加強婦女服務。我記得九十年代的福利白皮書提及要以家庭為單位，推行新服務，可惜到今天為止，我們仍看不到政府做了什麼具體的工作。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為新市鎮的婦女，制訂一些切合需要的服務，幫助她們解決家庭的問題。政府亦可加強成人教育，令更多的婦女在空餘時間有學習機會。

(2) 鄉村服務

新市鎮裏很多的服務如青少年中心、家庭服務等都有一個明確的規劃，但在鄉村地方，似乎看不到政府怎樣有效地或有計劃地去改善鄉村服務。鄉村有很多居民都是老年人，目前我看不到政府有具體及積極計劃，去改善鄉村的老人服務。這方面政府應多加留意。

(3) 深圳河的治理工程

如果要徹底解決新界西北部的洪水問題，一定要推行深圳河治理工程。我亦知道政府已積極與中方聯絡，但到目前為止，仍未能投入資源，推行改善工作，我認為政府應積極考慮市民的需要。在香港這個富裕的社會，仍有部份居民要面對洪水的威脅，希望政府給與市民信心，在未來時間投入資源，作出改善。

北區醫院

北區醫院的發展可說是相當富戲劇性。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答允興建北區醫院。但醫管局成立後，卻說要重新檢討病床的需要，於是考慮擱置興建北區醫院。近期很多居民紛紛向政府反映意見，要求政府撥款興建北區醫院。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反覆表現令市民擔心。儘管政府已撥款興建北區醫院，中途是否還會有變故？在幾次的居民大會裏，市民已多次提出這方面的問題。

有關興建北區醫院一事，希望政府可作出三個保證；(1)保證北區醫院在九七年落成；(2)保證人手的招募和訓練得以配合；(3)保證不會大幅度超支而政府亦會作出最後的承擔。

有多位發言的議員都提到老人問題。匯點認為要徹底解決老人問題，應盡速設立中央公積金。立法局在一次動議辯論中已通過盡速成立中央公積金和進一步研究全面的退休保障計劃。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像制訂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一樣，多聽取議員及市民的意見，盡速落實中央公積金的計劃。

代理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黃秉槐議員致辭的譯文：

代理主席女士，讓我們研究財政預算其中四項主要原則的含義。

第一，財政預算是一項預測，不是交易。

第二，積極的財政預算是一項長遠的策劃概念。

第三，我們的生活水準是我們投資的一部份。

第四，財政穩定有賴儲備。

我要簡略談談以上每項原則。

財政預算是一項預測。只要本港可獨立控制本身的經濟，財政司對於他在財政預算案內所假定的事，便有相當把握。但這情況現已不同。財政司無法完全控制基建工程的時間，因為這些工程可受外來力量阻延。他亦無法控制延續中國的最惠國地位一事。他只可揣測目前在國際間所進行討論的結果，尤其是如果香港沒有參加這些討論的話。因此，在目前的財政預算案內預留應急費用，更形重要。

積極的財政預算是一項長遠的策劃概念。以往本港自行其是，可按年制訂積極財政預算的政策，但當本港經濟正深受他人影響時，便有需要靈活變通。去年的巨額盈餘，大部份是由於工程受他人行動阻延而造成。如要作出彌補，今年可能需要一個赤字預算。

我們的生活水準，是我們投資的一部份。許多殖民地曾遭人遺棄，任其在紛亂不安中自生自滅。有關方面宣布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對此我們應心存銘感。不過，我們有責任確保特別行政區政府可順利接管一個擁有均衡投資、而且沒有任何方面需要立即耗資改善的經濟體系。這種投資政策不但適用於基礎建設，也適用於幾乎每類的開支。如果特別行政區政府發現任何方面，例如衛生福利、教育或公共房屋有不足之處，我們的投資即屬失敗。如果他們需在治安、交通或環境方面採取救火行動，即代表我們沒有做好份內工作。

財政穩定有賴儲備。議員如經歷過銀行存款過少的情況，就毋須我多費唇舌，亦會同意這一點。因此，我們應將儲備只用於對私營機構缺乏吸引力的工程。能夠圖利歸本的工程，例如鐵路和隧道等，無論在甚麼政治氣候下，都對私營機構有吸引力。我建議如進行這類工程時，應先向私營機構融資。

上述例子說明，厥為重要的，是首先要確定財政預算案的原則，然後才評論其細節。我認為財政預算案的原則恰如其份，故予以支持。

最後，對於中國的朋友深切和仔細關注這個財政預算案，我在此表示讚賞。如果他們繼續這種做法，到一九九七年的時候，可能已很熟悉本港經濟如何運作，並明白它為何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

我謹此陳辭，支持這財政預算案。

楊森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今年財政司被人稱為「三月聖誕老人」，在聖誕節未來臨時已向市民大派禮物，大灑金錢。無疑預算案支出有 12.5% 的實質增長，的而且確在這短時間內令很多人感到迷惑，有的非常開心，有的非常擔心，其中尤以「赤字」這個名詞，令不少人士懷疑政府大幅增加開支是否有確切的理由，是否蘊含其他政治目的，甚至恐防本港走上福利主義的道路，吃下這劑所謂「糖衣毒藥」影響本港長期的經濟發展。

預算案中的公共開支，是政府執行政策的價值取向和實質承諾，是把社會價值與社會資源作權威性分配的活動。它具體影響社會上有甚麼階層得益，有甚麼階層會損失其利益。因此評論一份預算案的標準並不能單以帳面數字出發，片面地以支出多少，有否「赤字」「收支是否平衡」「盈餘」等來概括。有「盈餘」的預算案其實並不一定是「好的預算」，對社會各階層一定有利；同樣有「赤字」的預算亦不一定是走上福利主義的道路，要撥開那些所謂「大灑金錢」、「還錢於民」的迷霧，就要切切實實地具體考慮社會各階層所獲需要資源的多寡，「形象化」的描述看來很吸引，但是不能取代具體的分析。

本人發言主要圍繞社會民生有密切關係的社會福利支出，希望透過具體分析來闡釋及反對有人誇大的所謂「福利主義」或「大灑金錢」的迷霧。

首先對於政府注資 23 億元入獎券基金來擴展社會福利服務，我們是感到欣慰。但今年政府以獎券基金來支付資助機構經常性支出的安排，便會令人十分擔憂。隨着本港人口老化，又缺乏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政府在社會保障項目的支出有增無減，所增加的額外撥款，五成以上其實是為社會保障項目所佔據。雖然現時社會保障的支出是來自一般收入的帳目，但預計未來因公援支出的不斷增長，除非政府大幅增加一般收入帳目內支付福利費用比例，否則未來數年不少支出將會逐步由獎券基金支付。對於注資後獎券基金能否支持到九七年，我們並不樂觀，同時當獎券基金注資用罄後，九七年後特區政府的一般收入帳目能否吸納原本由基金撥出的款項便更令人憂慮。因此本人希望未來數年，政府能繼續注資入獎券基金，使基金長期運作，超越九七。

在具體政策範圍內，政府今年的多項措施，並沒帶來甚麼驚喜，更遑論甚麼「聖誕禮物」。無論在總督的施政報告或財政司的預算案內所提及的老人宿舍、康復服務，只不過是沿着福利白皮書及康服政策的承諾前進。而今年財政司提及多項「雄心萬丈」的新政策，突出新綜合援助計劃，認為新公共援助計劃實施後，將會大幅提高本港超過 10 萬個較為貧困人士的援助金額。無可否認，今年公援基本金額經九三年四月按物價指數調高 9%，加上九二年施政報告承諾提高的 15% 後，組成新公共援助計劃標準金額的基本金

額部份增幅已十分可觀，但問題過往「積欠太多」，基本金額在八四至八七年其實是被凍結了，結果令今年雖然有 15% 實質增長，其實只是輕微超越過去 10 年累積通脹，這表示目前公共援助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本港較貧困的社會人士沒有因為過去的經濟增長而提高其生活水平。

組成新公共援助標準金額的特別需要補助／特別津貼部份，在新制度內除今年四月按物價調高 9% 外，並無實質改善。所以財政司斷言可以大幅改善接受公援人士生活，實在令人有點懷疑。

在新公共援助中另一點值得拿出來討論的是家庭成員與單身人士準金額差距問題，新計劃內家庭成員組別除成人外，其餘一律仍維持與單身人士 33% 的差距，這種不合理的差距對某些公共援助組別構成很大影響，其中尤以單親家庭為甚，雖然家庭成員因共用資源可較單身人士節省一些金錢，但一個小孩無論在教育、膳食、其他的支出，並不比一個單身小孩為低，為何政府不利用新制度推行之便，乘機改善這種不合理差距呢？實在令人費解。本人建議政府在制訂新公共援助計劃家庭成員標準金額時，將兒童組別提高至與單身兒童組別看齊。

除公共援助外，另一個引起廣泛市民關心的是學校社工人手比例。今年政府撥款增加 18 名學校社工，令社工與學生比例下降至 1:2500。但這比例仍距離一校一社工目標很遠，在社會急速發展，家庭關係、社會價值轉變情況下，協助青少年在一個正常、健康的環境中成長是十分重要的。本人懇請政府認真考慮一校一社工的要求，假如短期無法實現的話，最低限度在九三至九四年度內將社工與學生比例降低至 1:2000。

財政司今年應議員要求，改善了資助機構員工附帶福利，這表示了財政司的從善如流，令人讚賞。資助機構員工福利與同一工作性質的公務員之間原本已有很大差距，而更甚者，同是資助機構，員工之間也有很大的差距，從公平原則出發，政府應考慮將不同資助機構員工的附帶福利一律看齊，令財政司今年的改善計劃能貫徹始終。

另一個備受忽略的社會福利項目是社區發展工作，政府在制訂政策後，能否有效在地區執行，紓解政府執行時市民的憂慮及不滿都有賴社區工作。就以麗港城及東頭邨為例，明顯地反映出社區教育的失敗，而福利擴展後能否一定為市民帶來利益。社會一些比較弱勢群體能否有效組織起來，以自助工作性質來協助政府分擔責任，也有賴社區服務工作。今年政府並無投入甚麼資源去擴展社區工作，發展社區教育、推廣社區互助。本人希望政府在檢討現時社區工作的分工模式時，能將更多的社區工作撥入福利政策範圍，增加社區發展資源，好使香港市民能夠在一個融洽、互助的社區內共同生活。

總結以上的分析及建議，本人認為今個財政年度社會福利的支出只算得上差強人意。雖然與過去兩、三年預算相比，已有不少進步。但這種進步並非憑空產生，是經過無數社會團體、市民大眾不斷爭取而得到。當社會逐步接納市民要求，作出部份承諾時便大扣「福利主義」「免費午餐」的帽子，甚至搬出陰謀論來指摘政府為了政治目的而大灑金錢，籠絡市民，令人感到這些人是將自己與市民要求，大眾利益對立起來。假如我們相信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能籠絡市民，達到政治目的，其實政府出手未免太低，也實在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

整體而言，港同盟認為財政司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無論在制訂過程及內容都有進步的地方，但在進步中仍然有不少缺點及不足。港同盟各政策發言人亦已先後指出預算案內未能符合大眾要求之處，對於不足地方，本人盼望財政司能認真考慮港同盟的各政策範圍的要求，繼續以從善如流的態度，以期能貫徹共享繁榮建設未來的最終目標。

最後本人想提及的是假如各位仍然認為財政司是早到的「聖誕老人」，我認為這個「三月聖誕老人」早應在幾年前便抵步。港同盟的成員會聽取財政司在回答時，對港同盟的要求有否作出具體和積極的回應，才決定如何投票。

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致辭：

代理主席女士，對於財政司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我的評價是「好壞參半」。一方面，我極之歡迎預算案撥出資源用作基本建設的發展。這些龐大的基建。有助紓緩部份困擾民生已久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覺得十分遺憾，旅遊界一直呼籲降低機場稅，財政司仍然置若罔聞。赤字預算案背後所意味的理財哲學，以及對克制通脹的輕描淡寫，我亦有意見。總括而言，預算案是令人滿意的，而令本人深感鼓舞的是比起以往數年，旅遊界的索求是獲得更大反映。

首先，我要為旅遊界說些話，三月三日當晚我將預算案撮述，傳真到所有旅遊界的選民手上，邀請他們提出意見。我收到的回覆主要是有關機場稅、機場升降費及酒稅的。

其實早在預算案發表之前，我就去信財政司，要求將 150 元的機場稅減低至一合理水平。香港機場稅是全世界最高的，令到旅客覺得最不合理的，是即使他們只在香港作一日過境式的逗留，亦都要付足稅項。150 元雖然不是大數目，不過都足以打消部份旅客在香港暫作停留的念頭，而本港亦都失去了賺取他們一部份消費的機會。

對於旅遊業的影響有多大呢？說一句老實話，是不足以叫整個行業萎縮，但是對我們的士氣卻有很大影響。假若政府能夠將機場稅調低，給與我們的訊息便會很清楚：在推動本港旅遊業上，政府的確是不遺餘力的。

另一方面，機場升降費加幅相當驚人，達到 40%。航空業實在難以消化如此嚇人的加幅，尤其是當航空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不景氣，全世界超過一半以上的航空公司正在蝕本，而其餘的亦預期盈利會顯著收縮。不合理加價只會造成惡性循環，而負擔亦終必轉到顧客身上。

我認為不但升降費加幅不合理，政府所持加價的理由亦難以令航空界信服。航空界無疑是樂意為機場建設出一分力，但是政府都要體諒一下，我們只能盡力而為而已。

而酒店業所面對的情形是，洋酒批發商將會以增加酒稅、彌補通脹及其他成本上升為理由，將酒價提高至 15% 至 20%。這些加價壓力令到酒店業人士無法不將含酒精飲品收費提高。不要以為這樣會為酒店帶來收益。其實「無可奈何」的經常性調整，令到愈來愈少人在酒店及食肆內享用飲品，亦即是說盈利不升反降，所以我極希望政府會考慮酒店經營的困難，取消將煙稅與酒稅等同看待與通脹同步掛鈎。

顯而易見，維繫本港旅遊業命脈的要素是一個運作良好的機場。現時本港民航是實行「夜間停航」。而日常操作每小時容納 30 班機升降，但每四小時又限制只可有 108 班航機升降。以往數年不斷有航機由於啓德過份繁忙而需要更改升降時間來遷就這些限制。旅遊業有為機場的運作量及飽和度作過研究。我們所作的調查顯示，啓德機場將會在九四年達到飽和，若果政府不放寬夜間停航及班次升降限制等措施，有不少航班，尤其是歐洲航班機，就不能夠在啓德機場運作，而要改用其他東南亞機場。

旅遊業的要求，自然是希望政府可以放寬限制，運用現有資源，而且增加服務的同時亦都增加資源，增聘人手。可以說，機場擠迫的情形一日不解決，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及旅遊中心的地位亦會受損，因為香港機場只會離合格標準愈來愈遠。

代理主席女士，關於赤鱘角新機場，我希望機場談判能夠盡快重開。新機場為香港旅遊業帶來新展望，業內預期機場一旦完成，將會吸引更多外地旅客到港，旅遊業的貢獻將會攀上新高。我促請政府盡快再次提出新機場財務安排方案，清楚告知我們在政制爭拗仍未能解決的情況下，可否在不超越中英諒解備忘錄及對社會其他工務需求情況下，調配足夠財力完成新機場，而這樣做對本港的財政儲備又有什麼影響。

除了以上幾點外，旅遊界十分歡迎財政司應旅遊界和啓聯資源中心多次呼籲而取消化妝品稅、亦歡迎資助旅遊協會開支及自置會址，及撥款擴建會議展覽中心。這些決定對吸引旅客到港、城市建設及刺激旅客消費意欲會有積極作用。我們亦欣聞財政司擱置考慮開徵銷售稅，同意銷售稅不單刺激通脹，對旅遊業亦是有害無益的。

除了旅遊界外，我亦關心到政府給與文康演藝界的資助。在十月辯論施政報告時，我曾指出：「文化事務是 no man's priority」，因為在爭取選票上它裨益不大。我高興在預算案中看到財政司回應我的建議，除了將演藝發展局每年撥款解凍外，亦撥出 1 億 3,000 萬元作康體及文化發展的資金。不過，我覺得始終仍未足夠，因為從整體預算案而看，有關文化康體的支出，包括各團體及機構撥款，只佔政府整體開支的一個百分點。

我希望政府能同意，文化康體不單是資助撥款那麼簡單。文化政策其實是一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教育程度及生活質素的反映。

有很多論者認為政府忽視了大眾普及文化，只着力照顧社會上層的文化口味，因而只資助一些規模大、藝術性極高、卻為一般市民難以體會的演藝節目。我深有同感，政府對於一些規模及名氣較小、着重普及文化藝術的表演團體資助甚少，亦無發掘及資助青年藝術家的機構，令到這方面的節目很貧乏，而小型的演藝團體亦很難經營下去。政府的眼光必須要放遠些。文化有人稱是文教，不是說政府要蓄意教育市民，而是通過資助藝術文化工作者的表演，培養市民的品味，改善他們生活質素，甚至加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說回我的老本行，有特色的文化演藝活動當然可以吸引更多遊客，有助旅遊業。

另一方面，我亦不滿意預算案內對香港電台的撥款，平均升幅只有區區 2.5%，亦沒有任何人手增長。其實近年來香港電台不斷製作一些切中社會民生的高水準的節目，贏得國際及輿論好評。最近社會上一些事情，例如市民對傷殘、弱智及精神病患者的抗拒、誤解及恐懼，愛滋病人受到社會的歧視及冷漠對待、青少年對生命的輕視、輕率尋死等等，很多時都是由於市民只能從媒介中得到歪曲及片面的訊息，而反映出普遍市民精神生活的營養是如何貧乏。以往港台都製作過不少嚴肅而不失娛樂性、有助澄清社會誤解，或者推廣公民意識的節目，不但受歡迎，亦證明市民亦需要更多同類型製作。政府能夠增加撥款，無疑可以迎合市民的需要。

接着我想說一說對預算案的整體觀感。在預算案內找不到任何打擊通脹的有力工具。即使財政司樂觀預言通脹率可望維持在個位數字，有很多學者及分析家仍然認為通脹率會達到兩位數字。

政府失去了加息及加稅兩隻手臂，財政司如何能打擊通脹？其實加息或者加稅並不適用於本港情況，甚至可能會摧毀經濟增長，引致投資下降，失業率上升等惡果。

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本港出現高通脹原因，是由於勞力市場緊縮和土地供應不足，這是結構性通脹，徹底的解決方法是適當輸入外地勞動力和增加土地供應，令人力市場不再緊張。如果我們再不積極謀求解決人力不足的良方，廠家和其他企業只有捨香港而遷往他方作為生產基地，來維持他們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

「一般輸入外地勞工計劃」推行已一年多，但成效仍未顯著，主要是由於計劃規模小，只有 25000 個名額，推行時亦瞻前顧後，縛手縛腳，未能真正調節人力市場或提供穩定人力來源。

旅遊業需求外勞很急切，但很多酒店業的行家告訴我，他們最近申請外勞配額，通常只有 12.3% 是獲得批准，而且替外勞續期時阻礙重重，徒然浪費了不少訓練外勞的資源，甚至很多新的發展及擴充計劃都因之而推延。這種情形不獲得改善，不但整個輸入外勞計劃失去意義，更影響本地人力再培訓的資源，對改善通脹毫無助力，更拖慢了香港經濟轉型的步伐。

代理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黃偉賢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近期中英政改爭拗的浪潮，在傳媒及一些人士的加溫加壓下，已成為了輿論焦點。假如不是有這兩天的辯論，恐怕社會大眾都忘記了這份影響全港市民的財政預算案了。

上星期六，我在本人所屬的新界西選區內，分別於元朗及屯門舉辦了財政預算案的居民公聽會，出席者雖然並不踴躍，但一般都認為在目前經濟穩健的情況下，政府是有能力多些造福市民，他們尤其關注到新界西的交通及治安問題。

新界西交通問題的嚴重性，相信不用我多說，去年十一月本局同事一致通過由本人所提出的「促請政府盡快改善新界西對外交通」的動議案，並指出要徹底改善新界西對外交通，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的興建是刻不容緩的。我亦曾就有關問題在不同場合多次向總督追問。正是「千呼萬喚始出來」，財政司終於宣布預留 40 億元興建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及撥款 10 億元改善屯門公路，我十分感激很多同事都發言支持此項興建計劃，不過，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的興建還需期待私人財團的參與，而最重要的，是等待中英雙方解決專營權的問題，如果上述問題無法達成協議，恐怕興建計劃亦會胎死腹中。因此，本人完全同意劉健儀議員的建議，假如中英雙方未能解決專營權的問題，港府便須自行全資興建，務使有關工程必須在今年內展開，並應提早在九七年前完成，不應有所延誤。

至於撥款 10 億元於屯門公路加建三段爬山慢車線，固然有助減輕擠塞，但工程需時兩年才完成，而天水圍各公共屋邨預計一年內已全部入伙，人口的迅速增長，令目前十分擠塞的屯門公路更加無法負荷，因此，加強屯門對外的渡輪服務已是唯一短期改善之法，當然，警方加強屯門公路的巡邏及購買重型拖車，以盡快清理意外現場，亦有助於紓緩塞擠情況。

主席先生，匯點是完全支持為老人及弱能人士提供的交通優惠，目前各間公共交通服務機構在提供老人交通優惠上，未有統一的做法，有些是全日優惠，有些則只在非繁忙時間優惠，令老人無所適從。另外，目前全港有很多區都由區議會或志願機構推行老人醫療及購物優惠計劃，由於缺乏中央統籌及資源，以致計劃未能廣泛推行，因此，本人十分支持李柱銘議員及劉慧卿議員的建議，由政府或志願機構（例如社聯）作統籌，發出老人優惠證，使老人家享有全日交通優惠及購物優惠。本人更進一步建議，將受惠年齡由 65 歲降至 60 歲，讓他們在晚年時得到社會的尊敬。

治安當然是全港性的問題，但新界西作為一個公共屋邨密集的新市鎮，爆竊、搶劫、強姦、非禮、大耳窿、非法入境者、黑社會及青少年犯罪問題都是非常嚴重的，居民長期詬病警方未能有效打擊罪惡，部份屋邨的居民更曾建議自行組織巡更隊或保安自衛隊，雖然每次都被警方禁止，但正好反映出居民對警方人手不足，生命財產缺乏保障的憂慮。

警員招募不足確是我們面對的一大隱憂，雖然去年有所改善，但隨著新市鎮的不斷發展，警力的需求亦愈大，如天水圍新市鎮的落成亦促使警方將新界總區一分為二，但可惜人手方面卻沒有顯著的增加，財政司承諾來年將加派 800 名警務人員執行街道治安工作及加添滅罪新設備，但相信加派人手只是由內部抽調，而並非額外增加。因此，匯點指出警方除必須繼續加強招募外，更應加強警民合作及情報的搜集。要加強警民合作，必先取得市民信任，而改善警隊形象更是首要工作。過去多年，市民投訴被警務人員毆打的個案不斷上升，而警察投訴科也未能取信於市民，以致警民關係無法改善。因此，為取得市民信任，匯點重申警方必須「壯士斷臂」，將警察投訴科獨立，決心將警隊內的「爛蘋果」抽出除掉，從而提高警隊聲譽，重建市民信心，加強警民合作。

至於情報的搜集，當然包括中港合作及國際交流，目前槍械的流入及嚴重的走私行為，著實令本港警方疲於奔命，雖然警方已竭盡所能，對持械行劫作迎頭痛擊，過去亦有多次出色的表現，但如果中港之間繼續加強彼此的溝通合作及情報交流，相信定能更有效地打擊罪惡。

除此之外，匯點亦建議政府撥出資源，讓警方重新協助互委員推行「鄰里守望計劃」，並在公共屋邨密集的地區重新設立派出所，加強警員上樓巡邏，以收阻嚇作用。

至於房屋方面，由於私人樓價的高企，使夾心階層家庭面對置業的困難，在各方壓力之下，財政司能正視有關問題，對夾心階層提供協助，匯點是十分歡迎的，但可惜的是，財政司在未經深思熟慮，便建議撥款 20 億元協助 3000 個夾心階層家庭置業，推出一個全無具體措施的「急就章」計劃，完全忽視了此計劃所帶來的反效果，財政司未能針對高樓價而對症下藥，反而推出一個「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的本末倒置計劃。首先，這計劃將進一步推高私人樓價，令 3000 受惠家庭以外的數萬個夾心階層家庭要承受更大負擔；此外，面對住屋困難的一大群寮屋、臨屋、籠屋居民甚至露宿者將有「厚此薄彼」的不滿，造成社會分化。因此，匯點建議政府額外撥地，自行興建夾心階層居屋，匯點初步計算，20 億元可以興建約 7000 個單位（以每個單位 600 呎計算），以建築價加一半地價的價錢售予夾心階層家庭，再利用售樓的收入繼續興建更多居屋惠及更多家庭，雖然此建議需要等候兩、三年的時間，但我在此進一步強調，目前夾心階層家庭面對的不是住屋困難，而是置業困難，因此，如果政府能作出保證，兩三年後必有樓宇落成，他們是可以等待的。當然，要解決房屋的各項問題，政府必須從新檢討長遠房屋策略，改以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及公屋）作主導，從而遏抑樓價，讓更多夾心階層家庭及低下家庭受惠。

作為老人權益促進會的副主席，公共援助及老人福利服務自然是我所關注的，社會上一直存着立刻提高公共援助基本金額的強烈要求，可惜政府充耳不聞，連總督亦看出公共援助基本金額太低而主動提出增加 15%，雖然遠遠低於社會要求，但總算正視了有關問題，但這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卻因行政上的技術困難而需延至今年七月才可施行，某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再一次漠視公援人士的生活艱苦，較早時，本人與許賢發議員發起了局內聯署行動，要求提早於四月一日推行新的援助計劃，得局內 52 位同事的支持，我在此再三感謝他們。可惜總督否決了 52 位立法局議員及超過 10 萬個受助家庭的意願，實為憾事，失望之餘，唯有寄望政府「覺今是而昨非」，重新考慮提早發放新增款額，並調高兒童津貼，讓老人、單親家庭、傷殘人士及無收入家庭都能分享繁榮的成果。

至於老人服務，雖然政府有計劃在未來幾年提供多 4500 個護理安老院宿位，但匯點卻擔心會否因工程延誤而無法達至上述目標；另一方面，由於療養院的嚴重短缺，目前全港只有 1366 張療養病床，輪候者卻有 5000 多人，而政府似乎沒有計劃大幅增加有關需求，於是導致了大量私營安老院的出現，由於服務質素非常參差，多年來已出現了不少問題，立例監管方面又一直「只聞樓梯響」，而老人因長期慢性病而厭世自殺的個案一直維持每年有 200 多宗，着實令人憂慮。凡此種種，也夠我們的香港政府感到慚愧。

主席先生，財政司將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主題定為「共享繁榮建未來」，是否「共享繁榮」呢？本人甚有保留，一直以來，政府都強調支出的餅是這麼大了，誰要多些，其他的人便只能分少些；但現在，餅是大了，低下市民以為可以有多些分享，可惜，他們只是能分多了一些「餅碎」而已！

面對中英政改爭拗的白熱化，為本港整體利益著想，匯點呼籲中英雙方不應因政改問題而影響了民生問題的改善。中方更不應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雙方理應從速召開有關會議，包括中英聯絡小組及土地委員會等，並盡快達成新機場財務安排、解決專營權問題、額外撥地興建夾心階層居屋等的協議，避免在社會上造成更大的不安。最後，我謹借陶淵明的幾句詩與全港市民堅定我們的信念：「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至於財政預算案，本人亦改寫上述幾句詩送予財政司先生：「縱然有赤字，不憂亦不懼，應用便須用，無復過多慮」。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

陸恭蕙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明我大體上贊同財政司這份預算案。

在公共開支的先後次序方面，有一兩點我並不同意，但卻對財政司提出的首要原則喝采：

「經濟增長應為整個社會帶來生活質素的改善」。

以及：

政府政策應「在經濟現實及市民期望之間取得平衡」。

香港去年的經濟現實尚幸理想。我們所取得的人均收入相等於或更超過大多數已發展國家。不過，我們一直沒有出現高失業率的情況，而高失業率現正對西方國家的經濟造成很可怕的壓力。

香港的經濟及社會體系顯然是成功的。香港的繁榮應歸功於香港人的進取精神，但亦有賴政府的能力、誠信、規章制度以及自律，才能確保我們的市場保持自由、開放及公平。

財政司說得對，他希望未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會：

「在一九九七年以最好的狀態開始，擁有蓬勃的經濟、充裕的財政及符合下世紀需要的基礎建設」。

讓我們也期望未來的特別行區政府會享有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高度自治」，並且鼓勵其繼續保持我們的市場以及經濟像現時一樣那麼自由、開放及公平。這些無形的資產與本預算案較直接關注的財政儲備及基建資源，同樣會是留給一九九七年的貴重財富。

立法局的角色

如把這份提交本局的預算案與 10 至 20 年前的預算案相比，不難察覺調子有別從前。現時這份預算案顯示出政府財政在社會及政治方面的高度敏感性。

我相信這種演變既正確又有需要，而且更希望它是反映本局本身對政府管治程序所造成的影響。直選議員的加入，再加上在較小程度上透過限制性投票而選出的議員，有助確保能夠比以前更有力及更尖銳地向政府當局清楚表達市民大眾的意見。

我希望本局的民主改革會以加快的步伐繼續下去，鞏固本局作為對政策辯論及發展的權威及有代表性的論壇角色。

公共開支：一般意見

說到預算案本身的細節，財政司認為未來短期的赤字是可以接受及合理的，我對此表示贊同。問題是所投資的金錢是否明智地用於那些長遠來說會為香港帶來積極經濟回報的地方。現時計劃中的基本工程顯然便是屬於這類投資，我們需要透過不少這類工程來協助香港趕上華南地區異常急劇的經濟發展步伐。沒有這些投資，香港難望在作為中國及亞太區轉口港及服務中心方面，維持目前高競爭力的地位。

話雖如此，我相信財政司會期望本局繼續以審慎的態度審閱及查問公帑如何使用，並且坦誠地對察覺到的不善之處公開批評。

此外，我預料多位議員會希望向財政司詳細了解一下，導致上一會計年度工務工程出現 70 億元未用盡款項的情況。我們獲知整套工務程序制度有嚴重的問題，必需全面徹底修訂該制度。

倘這些制度是為從前工作量要求並不十分高的情況而設計的話，則不難想像到現時由香港政府進行或代表政府進行的龐大工務計劃，可能已令現存的制度應付不來。然而，問題是：為何當局未有預先考慮到有關制度承擔不了的問題？為何反而任由價值 70 億元的工程凍結在經濟代價浩大的延誤上？

倘政府當局能開明而又具創意地作出反應，會令市民放心。當局不是僅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應付問題，而是反映出如何可以從上而下地修訂決策及實行政策的程序，以便提出切合時宜的新程序，足以靈活地應付目前及未來需求，這才是恰當的做法。

環境問題

(i) 海港

政府採用不少名稱及形容詞來談論各種與污水有關的計劃。我們有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污水優先處理計劃、污水收集整體計劃及污水排放計劃。坦白而言，要弄清楚這些不同類別的計劃與所獲得的撥款之間的關係，殊不容易。

可是，即使該項建議撥出的 49 億元仍是不足。我們那令人噁心的海港及發臭的溝渠，實在令這個城市蒙羞。財政司公開表明他希望在「經濟現實及市民期望之間」取得平衡。那麼，就這方面來說，市民的期望或者應該說是市民的夫望實際上應在該天平佔極大的比重。

我並不反對撥款 24 億元進行會議展覽中心的擴建工程，也不反對撥款 31 億元為進行「有關的填海及基本設施工程」之用。然而，假如財政司打算把「未能以數字表示的利益，例如本港吸收到的新知識及意念」納入其經濟計算內，以撥款進行會展中心的有關工程，則我籲請他採取同樣廣闊的胸襟，來看一看看在清潔環境方面採取較進取的態度，也會對香港帶來「未能以數字表示的利益」。清潔的海港及有效的污水系統，可以令我們市民的生活更愉快，身體更健康。沒有其他投資會取得更大的收益。我希望將來的預算案採取迅速而積極進取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

(ii) 污染者自付

「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現在究竟怎麼樣？我們在規定受薪人士繳付薪俸稅、駕車人士繳付汽車稅及公司繳付利得稅方面，有出色的表現。為何我們設計有效率的付款制度的能力卻不能在污染者繳費方面奏效？為何新的化學廢物處理廠現時的經費是由公帑支付，而不是由製造化學廢物者支付？

假若我們不能向污染者徵收當局處理他們產生的廢物的真正成本，那麼我們便是動用公帑資助他們。無論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聲音是如何巨大及看似有理，以及政府當局如何不願意看來在經濟活動上徵收額外成本費用，這都是不能接受的。始終是要有人支付有關費用。假若污染者不付的話，污染的受害人便要支付。這正是現時的情況，而這種情況急切需要糾正，並且須在一九九三至九四財政年度糾正。

(iii) 浪費能源

長遠來說，所有環境保護措施都可以節約金錢。如果我們當初沒有將環境破壞得體無完膚，那麼日後便毋須花大量的金錢修修補補。

短期來說，我們可以透過節約能源來節省金錢。這種做法既容易，又相當便宜，所需技術亦是很普通不過的，涉及款項之巨足以連這份預算案也會列出來。

環境保護署估計在一九八九年所有政府及半官方團體所浪費的能源成本達 50 億元。我們從上週一條書面問題的答覆獲悉，在過去三年，政府已進行了一套「成功的計劃以提高各部門對能源成本的認識，以及提倡一連串節省能源的措施」。

然而，有關這項運動成效的最新數字卻出奇地難於找到。我們深盼能取得估計數字，以便知道有關運動已令這 50 億元的浪費節省了多少，以及現正採取何種步驟以求達致進一步的節約。

藝術

對比之下，最令人鼓舞的是財政司向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注資 3,000 萬元，以便扶助藝術，尤其是「新成立及發展中的藝術團體」。我深信藝術團體定會積極回應，而這筆為數不大的款項所帶來的影響亦會在我們的精神及文化生活方面產生廣泛作用。我希望這是顯示政府當局對藝術今後將大體上採取較富冒險精神及靈活的處理方法。我們必須鼓勵潛藏未露的藝術團體，以及支持已取得成就的有關團體。

這方面我有一點保留的意見必須補充說明，那就是演藝發展局。向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申請撥款的機構須經由演藝發展局辦理，但該局目前並沒有受理文學及視覺藝術。為求更能一視同仁，可修訂該局的職權範圍，以便盡早使這些未包括在內的藝術領域得以受惠。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倘將政府藝術政策的目標以比較最近公布的藝術政策檢討更為明確的方式列述出來，當會有所裨益。不過，這件事容後再商討。

結論

我沒有談到預算案的稅收部份，因為我認為那些建議大體上成功地協調稅收的需求與本港的社會及經濟情況。

當經濟處於增長蓬勃的時期，我們很容易對財政問題採取寬厚的態度。然而，倘我們不知道該種蓬勃的增長經濟有多少是由於港人的勤奮所致，就實在太低估了自己。我們憑自己的努力取得繁榮，而我樂見我們大體上能夠予以善用。

主席先生，我支持預算案及動議。

陸觀豪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經濟蓬勃及財政盈餘迅速累積的基礎上，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預算案以「共享繁榮建未來」作為目標。由於財政司在各方面都大灑金錢，這份預算案實在「出人意表」。

預算案提出多項稅項寬減措施。增加薪俸稅免稅額及擴闊累進稅階，大大減輕個人的稅務負擔。預算案又削減股票交易印花稅，並取消娛樂稅和化妝品稅。此外，有關私人交通工具的稅項、差餉或博彩稅，均沒有提高。預算案只按通脹率調整燃油及煙酒的稅項，以保持這些商品的實質價值。

與此同時，預算案提出了一些措施，實現去年十月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公布的多項雄心萬丈的新政策目標。財政司亦在多個重大社會及經濟範疇提出了一些新措施，以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質素及改善經濟基礎建設。

唯一的「壞」消息就是預計會有赤字，雖然數目只是港幣 34 億元。但這是自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以來首次出現赤字。跟過往不同的是，今年的預算赤字並非由於經濟不景所致。相反地，這是將儲備撥作資源的一種途徑。這個赤字，正如財政司所說：「不過是審慎而適當地調整我們的資產負債表，把儲備的多餘部份作有建設性運用，為本港謀取最大利益。」

今年的預算案設計巧妙，以迎合整個社會的需要，在務求維持一個積極商業環境與照顧本港的貧困市民的責任之間，維持現實的平衡。跟大部份同事一樣，我對財政司提出這些出人意表的改善措施，表示讚賞。

除另一位議員外，我差不多是最後發言的議員。有機會聆聽各議員所發表的高見，使我獲益良多。本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有三個問題是大家同表關注的，或者值得我們從不同角度再次加以探討。

首先是通脹問題。稅項寬減及公共開支本質上是會造成通脹的。當經濟繁榮興旺時，這個情況尤為顯著。我們應就近年通脹情況，去研究預算案提出的措施對通脹造成的影響。或許我在此覆述我在施政報告辯論中對這個問題所作的分析，可能會有幫助。

我們所面對的，實際上是複雜的資源和成本／價格結構問題。這個問題並不單是由於本港經濟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的過程中，內部資源，特別是熟練工人，出現供求不平衡所造成。

跟大部份意見相反的是，我認為聯繫匯率制度有一個內部自動調節功能來遏止通脹。但問題是為何這個功能未能發揮其有效作用。答案很簡單，就是在香港這個規模細小、開放、以貿易為主的經濟體系內，我們無法像以往一樣，透過對外貿易將通脹「輸出」，從而調節本身的成本／價格結構。

由於製造商紛紛將工廠遷往華南地區，本港的出口需求現時主要由「外地」資源應付。正因為這樣，出口貨品價格實際上不受本地成本／價格結構影響，因此，即使本港內部通脹加劇，貨品價格仍能保持競爭力。

目前的情況其實是一個不幸的死結。問題的根源並非如很多人所批評一樣，是由於經濟結構轉型，或聯繫匯率制度或勞工短缺所致，而是本地的成本／價格結構缺乏有效的制衡所致。既然這不是個傳統的問題，如果企圖以傳統的方法去解決，如對付利率的問題一樣，只會造成反效果。我恐怕其中一位同事所提出的七項建議，正是造成反效果的措施。這個問題並沒有短期的解決方法，但長遠來說，透過兩地的經濟銜接，使本港和華南地區的成本／價格結構趨於一致，這個問題便會得以緩和。

在這樣的情況下，預算案中提出的措施，在短期內將無可避免地增加本地價格所承受的外來壓力。增加社會保障福利和稅項寬減將令很多家庭的可動用入息增加，問題是有多收入會花在消費開支上。政府動用的儲備最終亦會流入本地需求。儘管是這樣，通脹影響仍會是溫和及可以容忍的。

不過，我懷疑通脹的趨勢，是否一如近月來的數字所顯示一樣，出現扭轉的情況。我懷疑到年終時，通脹是否仍然停留在個位數字。我亦懷疑這些新增的開支措施，雖然能減少樽頸和減低在本港進行業務的成本，但對於我們長期對抗通脹的能力，是否能有助。

第二是稅基問題。本地稅制的一個結構特質，就是依賴直接稅多於間接稅。大約有60%的稅收來自直接稅，主要是薪俸稅和利得稅。本年度雖然有多項稅項寬減，但基本上不會擾亂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不過，這些寬減措施卻影響薪俸稅與利得稅之間的平衡，亦改變薪俸稅納稅人的分佈模式。

在實施寬減措施後，約有25萬名現有納稅人將逃離稅網，另有120萬名納稅人可繳交較少稅款。薪俸稅收入的減少，可將近年薪俸稅的比率高於利得稅的趨勢稍為拉平。

另一方面，薪俸稅納稅人的分佈模式已偏向高收入的人士。近年，約有6%的納稅人所繳稅款佔總薪俸稅稅收的46%。今年提出的寬減措施，明顯地，會將分佈線進一步推向高收入人士。

對財政司來說，一方面要擴闊稅基，另一方面又要迎合個別納稅人的需求，特別是低收入納稅人和夾心階層，為他們減輕稅務負擔，實在左右為難。今年所作出的妥協是否適當，始終有商榷的餘地。

香港這個規模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很易受外界因素影響。因此，稅基愈是多樣化，政府收入便愈穩定。但是，稅基愈多樣化，稅制也會愈複雜。我們現在可能取得適當的平衡，但這種均勢不是永遠不變的。它會隨着我們經濟體系的複雜化而轉變，亦會因應我們財政政策和稅制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因此，所有方法都應列入我們的考慮範圍內。

第三是夾心階層住屋問題。這可能是本年預算案提出的所有措施中，最具爭議的一項，而且「彈多過讚」。爭論點並不在於方案本身將現有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擴展至中等入息的一群，而是透過直接資助首次置業人士，加速實現這個方案的臨時計劃，雖然資助計劃是附帶條件的。

推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的原因，是近年來很多首次置業人士在實現他們的願望時都遭遇困難。在利率下降的情況下，物業價格保持堅挺，但鑑於銀行對一般買家的負擔能力普遍表示關注，故採取較審慎的態度處理樓宇貸款。

由於近期公眾對按揭貸款感到焦慮，如果我可以澄清一些誤解，可能會對大家有幫助。其實最重要的是絕對貸款值，因為這個數目代表了銀行可能面對的問題，反過來也代表了銀行在考慮所有有關因素後願意承擔的潛在借貸風險。因此，目前以樓宇估值的七成作為貸款比率並不是憑空想像的。這個數字其實表示，以現時的市場環境及其他風險因素（例如購買力）來計算，銀行一般所能接受的貸款額剛好是按揭物業市值的七成。當這些變數有任何轉變時，貸款比率一般也會作出相應的改變。

跟八十年代不同的是，現時的住宅物業市場的不平衡情況基本上不在於單位的數目，而在於地點、類型和質素。因此，我對臨時措施的迫切程度和需要性表示懷疑。

歸納議員們的意見，其實只有一個廣泛和基本的問題。我們在考慮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時，應着眼於公營機構在住宅樓宇供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公共房屋最初是為低下階層而設，但現時全港 160 萬個家庭中，約有一半是居住在不同類型的公共屋邨。隨着大部份市民日趨富裕，現行的計劃能否有效地滿足各個家庭日漸提高的要求已成疑問。房屋委員會曾試圖向居民出售租住單位，可惜反應並不熱烈。除了反映其他問題外，也顯示住戶所期望的與公共房屋所提供的仍有顯著的距離，儘管這些房屋單位的售價已獲得很大的折扣。我促請政府當局盡速處理這個基本問題。

總括而言，今年的預算案是一份罕有地出人意表的預算案。預算案中的溫和赤字根本是政策所需。從過往政府的財政紀錄來看，財政司很可能會在明年三月，欣然向本局報告該年度又有盈餘，雖然只是溫和的。當然，假如中英就政制問題的爭拗持續，而最不幸的是，將經濟問題牽涉在內的話，情況可能會截然不同。

最後，身為一位修讀經濟學的人，我了解到部份議員對本地生產總值預測的不同的關注。像香港這樣充滿動力及備受外在因素影響的經濟體系，預測的模式會有內在的限制因素。對於批評政府無法監察經濟的動力這種說法，我認為是過於激烈。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胡紅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多位議員已就他們心目中對一九九三年財政預算案的優點和缺點作出評論。

我很高興看到，財政預算案建議對大部份納稅家庭徵收較少稅項、增加社會服務的撥款，以及承認有關夾心階層的房屋問題。香港經濟表現超卓，因此我支持財政司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應為整個社會帶來生活質素的改善。

社會保障和房屋

要建設一個穩定和公平的社會，僅為難以維持生計的人提供援助，已不再足夠。我們已超越這個階段，有需要從較廣闊的範疇研究社會保障。首先，我們應針對甚麼是脆弱無助和貧困人士的合理生活水平來檢討社會保障；其次，我們也應透過提供各種支援服務以應付例如房屋等某些方面特別困厄的問題，來檢討社會保障。購置居所的費用遠遠超逾許多夾心階層人士的負擔能力，是一個使許多人飽受困擾的問題，因此，我贊成向這個階層的首次置業人士提供協助，作為房屋政策的必然延展部份。不過，這並非說向 3000 個家庭提供港幣 20 億元的資助，讓他們以低於市價購置居所，是最能善用該筆公帑的方法。除了增加需要量和推高樓價外，這項計劃只能惠及 3000 個家庭的計劃是否公允，也尚待商榷。其他辦法，例如提供免息貸款或減稅等，亦應加以探討。

在亞太區扮演的角色

財政司在預算案演辭內，強調「亞洲世紀」這一點。本港與亞太區的貿易，在一九九二年增長 23%，與中國的貿易，更增加 25%。香港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地區的一份子，也因華南地區的經濟增長而受惠。香港處於令人欣羨的位置，那麼我們應怎樣做以善用我們的有利地位？香港是開放的大都會社會，適宜在推動亞太區貿易、經濟、文化和其他範疇的交流方面扮演領導角色。我呼籲財政司利用這些優勢，考慮成立一個中心，以便就發展策略以迎接「亞洲世紀」的挑戰而交流意見。這個中心應研究香港在亞太區扮演的角色，以及確定區內國家可達到互利互助的程度。

設立婦女職業訓練

有人多次指出，勞工成本的提高是助長通脹的主因，財政司亦提及勞工仍然是我們最大的限制。去年十一月，政府向僱員再培訓基金注資港幣三億元，而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職業訓練局亦會動用 10 億元提供職業訓練。在本港人口中，約有 38 萬名年齡介乎 35 至 59 歲的婦女並無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她們許多是家庭主婦，由於需要照顧家庭，須待其子女較為年長，否則沒有機會追求事業。這批婦女無疑可投身就業市場。當我詢問是否有特設的職業及培訓計劃，以方便家庭主婦再投身就業市場時，當局竟回答「沒有」，實在令我感到相當詫異。這批婦女是本港社會的部份資源，應將她們當作有潛質為本港經濟建設作出貢獻的人。政府應對這批人士進行研究，看看如何可將她們帶回勞工市場、可向她們提供甚麼工作、以及她們對職業訓練及支援服務有何需求。

競爭策略

財政司在「市場力量」的標題下，用兩小段論述這個極為重要的競爭課題。財政司說：「……競爭及市場都是消費者的最佳盟友，亦是把效率提至最高和避免不公平訂價的最好方法」。財政司以電訊、公共運輸及電視行業為例，顯示政府已採取步驟鼓勵競爭。如果這些可稱為例子的話，那麼它們全都是拙劣的例子。

所有這些行業均受嚴格管制，管制範圍由加入市場的條件，以至服務水準、利潤甚至訂價等。在公共運輸方面，收費參差不一，已成為釐訂收費時的必然現象，因為有些服務是透過提高其他服務收費的形式予以資助。這些做法，雖然在有些情況下，是為保障公眾利益，但也可視作利用任意釐訂的價格差距，為不同經營者的業務提供保證。這些業務的管制架構，可令到有合法介入的市場支配。

受管制的業務，還有能源業及空運與貨櫃服務業。以上所列並不包括私營機構形成的同業聯盟在內。

政府在的士牌照招標方面缺乏策略，導致的士牌照炒風過盛，結果牌價高企，剝奪了許多的士司機成為車主的機會，再波及消費者加重負擔。政府部門在停車場招標方面缺乏策略和統籌，可能造成獨家壟斷和操縱收費的問題。

本港並無全面的競爭政策。我們應設立一套政策，確保掃除不必要的扭曲市場現象，而規管架構和市場需求之間也取得適當的平衡。政府的行政人員並無充分察覺到是需要進行競爭情況分析和制訂競爭策略。我促請政府採取標準做法，首先就所有持牌和專利業務以及有關的招標工作，進行競爭情況分析及制訂競爭策略。沿用的慣例是應將有關研究列入送交立法者參閱的文件內。

政治化財政預算案

本局內外皆有指出，這是一個政治化的財政預算案，它迎合了增加福利的普遍需求，而卻可能帶領我們走下坡。我認為財政司要因應社會的需求是絕對正確的，他不但因應貧困者的需求，也迎合工商業、體育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事實上，如果我們同意輸入勞工，我們必須同意政府有更大責任去滿足本港勞動人口的需求。任何財政預算案都難免會政治化，而且亦應如此，因為財政預算的目的，是在不同的使用款項需求之間尋求平衡。

有人批評財政預算案短視並大灑金錢。但是，這些批評者似乎沒有要求削減建議中的開支。他們是否認為我們應減少本港兒童的教育開支？房屋開支？還是健康護理的開支？除非他們指出哪些方面的開支是不合理，否則只是空泛地挑剔政府揮霍無度，實難令人信服。問題是建議的開支是否合理，正如一九九七年的來臨，不應用作花錢的藉口，但同樣亦不應用作不花錢的藉口，尤其以目前為然，因為我們擁有龐大儲備，有能力動用其中一部份。再者，會否出現赤字，也無法可予肯定。在過去，政府往往預測財政赤字，但年終時總是有穩健的盈餘。

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被形容為守財奴，而在今年的預算案中，我們的銀行界代表就不得不放棄再稱財政司為守財奴了。

我們應該認識到，財政預算盈餘實際上代表政府向市民徵收的稅款比較所需要的為多。遠溯至一九四一年，一位知名的立法局議員李子芳先生，即目前本局銀行界代表的叔祖父，曾就財政預算盈餘發表下列見解：

「政府是公開接受批評的。有人會批評它未能履行及充分發展其社會功能，或者透過徵稅方式向市民取得的收入超過所需。這種維持盈餘的做法，是中世紀各國政府所採用的方法，歷來被認為是不可取的財務政策。」

如果這個財政預算案被認為是政治化，我要指出，對預算案作出的反應就更為政治化。我希望我們不要沒需要地將本港的經濟政治化。

政治範疇

主席先生，既然有這麼多議員發表政治聲明，我認為我也應倣效。正如這些對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所充分顯示，政府是易受攻擊的對象。我相信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直至從政者獲賦予政治責任為止。我們的現行制度並不正常，立法機構內的從政者可隨意批評政府，但卻沒有機會承擔任何管理政府的責任。

動議辯論

最後，我要補充一點，預算案辯論給與我們機會評核政府的表現。本局議員沒有做的一件事，就是全面討論政府對本局議員在動議辯論中所發表意見的接納程度。我認為本局議員應有系統地要求政府說明，它採取了甚麼措施來實施本局投票通過的動議，或者解釋為何不採取這類措施的理由。這些動議辯論是否有效，應以有關建議付諸實行的程度來衡量，而議員也應考慮採用正式渠道，例如按年與決策科首長就有關範疇進行檢討等。

謝謝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財政司（譯文）：主席先生，我謹動議押後辯論此項動議。

押後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七時五十五分結束。

